



勉菴集
四

~ 16
2374
4

共二十三



和
2374
23-4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七目錄

書

答梁判書 憲洙○三

與李黃溪 璞○三

答朴弘菴 慶壽

答金羅州 善根○三

答李濟州 熙忠

與趙判書 秉式○二

與李參判 容元

答宋淵齋 秉璿

勉菴集

卷七

目錄

一



答柳穉程 重教〇十一

答趙直教 性家

答元允章 世洵

答柳羲元 如秀〇二

答柳景茂 重楫

答李景尹 定植

答沈中卿 豆九〇二

答鄭君柝 胤永

與韓汝道 用息

與慎天甫 鶴仁〇四

答姜致謙 景益〇二

與李明汝 纈植

與宋都事 秉珣

答洪蘭坡 時樸〇二

答田子明 愚

與李校理 戰晚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七目錄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

答梁判書

憲洙○癸酉十月十九日

第緣小生愚迷蒙駭不慎樞機貽憂同朝及於如此
萬萬悚惶院中徃復下隸回便已悉情勢無庸更贅
疏本修潤亦甚難安言既妄發罪犯罔赦則斧鉞嶺
海即是分內豈敢以字句間改易粧撰望其恕原而
圖免當來之誅罰乎不在多言有死而已台須照諒
焉

答梁判書

乙亥四月二十五日



卸下梨津伏承垂存滿紙縷縷有以見至誠懇惻國
耳公耳不雜毫末私意之盛心雖甚愚迷豈不知感
第念當初事以近日所謂時義言之則亦可曰妄矣
而揆以 朝家體統抑有說焉且其設心用意豈容
以踈間親期欲如今日交象直若論者之所云也特
以當路諸公妄生疑眩百般揣摩而未售焉則一言
以蔽之曰聽人指使一傳再傳雄唱雌和以至於舉
國靡然而不以爲異則到此地頭雖使自家喙長三
尺有難向人分疏况在局外之人其可以獨掌孤舌
能回衆怒而釋羣疑哉台監云云亦見其多事勞攘

也但今朝論若曰向亦一時今亦一時值茲 宥還
目見時象之如許而又不可無激切一言云爾則雖
或再渡滄溟固所甘心若曰如斯如斯然後可贖離
間 兩宮及受人指揮許多罪案云爾則只合緘口
結舌順受天定知之者謂我以狂不知者謂之以賤
亦或有尚論之可言何必向閻羅老子以冀其減罪
資福也鄙見如此未知如何

答梁判書

乙亥五月十三日

兩度下翰屬意鄭重而道途倉卒未究這裏追思甚
悚大抵院位之在 主上恩雖骨肉義實君臣而非

直統父子之比也朝廷之與院位同是臣子而不可
以施之 主上者雷同於院位則今日事何嘗彷彿
於 太祖之咸興昏朝之 西宮其敢以廢逐之說
公傳道之而陷 君父於不測之誣也哉直痛哭而
流涕也故愚嘗以為朝廷卿大夫愛民之心不如全
軀保妻子之心之切向 主上願戴之誠不如向院
位之緊父教其子兄勉其弟晝思夜度仡仡營營者
未嘗不曰由此則不無後患由彼則可保萬全滔滔
靡靡莫可收拾則雖曰知時識勢之君子或不無歎
然於中而又不知後之視今者將以為如何也語沒

倫脊伏乞照納

與李黃溪 癸○甲戌四月

幽囚海曲萬念都消惟是平日與之痛痒相關事同
一室者則無日不往來于心也夏節已屆伏詢是際
萱堂水菽康寧侍餘道候並納恭亨寶眷諸百亦以
佳休遠溯無任憧憧累生罪重罰輕尚此假息亦云
過望居處之便否風土之陋惡有不暇論而算臨年
老親朝夕難恃則念不可暫弛矣園中無聊太甚其
所稍慰者近則梁公之遺愛八人肥髓而無非可聞
遠則五賢之餘澤不沫百世之下自不覺歛衽興感

而只愧本領空疎見識蔑如其於發揮去處頓無一分彷彿耳除非拜面難悉情曲不備伏冀下照

答李黃溪 乙亥

返侍之日伏見四月十七日下覆留在丁上者讀來讀去意味津津三載阻懷差可慰豁且悉伊間萱闈康寧侍餘道候百安令從孫親事告成壺範協宜德門無疆之慶奚踰於是俯教縷縷感結德愛罔知攸措但提舉可憂之端而不及其處之之道欲待憤懣而發耶如是則恐緩不及矣且同室之論亦有參差者則顧此愚陋將何所適從耶恨未得密近丁席潛

聽所存耳雅言刊役方張云斯文萬幸能無力綿之歎否少弟生還省親非不慰幸而其放其宥都自聖眷之獨斷非由國人大同之論者則無恠乎縉紳章甫請斬之章相繼峻發如是而能不再渡瀛海耶只自悚凜而已張友天逝不勝慘惻亦恠善人之不能壽也重菴宅回祿何其餘厄未盡也

與李黃溪

丙子三月十二日

禮書之外夫復何言歲除前開正後計即匍匐一哭殞次而適因身疾未果尋以賊船逼境見聞危疑罪籍餘喘雖云無關乃其秉心不能自己肆發舊習顛

沛至此則多少人事盡是歸虛臨風引頸徒切悽黯
就囚之日因諸友來存襄禮早晚既已承聆且俗人
於伊時或有破先塋位天灰少許審其休咎之例亦
或如是而有驗其安穩光潤真可謂萬年真宅否第
念執事衰年也決非以筋力為禮之時又其後進教
導之責先師身後之典所任至重未遑尚多豈若匹
夫匹婦守文拘節之比哉幸嘗其哭泣助以薑桂無
或羸憊成疾以孝傷孝之地千萬伏祝且夫累生自
童年出入承顏有以見幽靜賢淑之德世不常有而
其蒙被眷恤之至尤非等閒人比則凡於生問死哭

之節豈敢後人而顧以近年以來抵冒邦禁一遷再
遷至于今日而極矣則雖曰事勢之使然其所以歌
後尋常辜負至德豈但以大何言哉內省慚懼繼以
痛隕而已生十顛九倒二月十六日始到信地水路
之艱險土風之薄陋比耽州十倍宜乎極惡大慙不
容覆載者投畀之地禍淫之理不其顯乎命不可逃
只當任之而已

答朴弘菴

慶壽○乙未正月二日

益鉉喪罰餘喘墮廢成痼進不克周旋門屏而薰炙
德義退未能憑諸紙墨而道達東曲者屈指二十年

矣泛泛相識斷不容如是想然况在同門長德少小承教而仰之若門父兄者乎心焉兢惕蓋無一日而或弛也乃蒙不以為罪特賜垂教開諭提警兩端俱竭至以師門大義並欲其通同講服期勿失墜者尤以見破藩墻均物我之感心拜讀以還悚感交至顧此鈍根雖不能當言念眷愛何敢自外記得童年猥隨諸君子侍老先生膝下竊聽其授受間講論酬答之一二雖中途暴棄顛沛至此而耳根甚熟先入為主才者有異同於師訓者便疑信相半不能遽然為捨舊從新之計决知其自家病根而無乃所性何竊

念先師心論或有兼理氣該真妄而混同說下者或有揀別其純然不與氣雜底理一邊而言之者橫豎爛漫雖難領略姑舉數段以準其例則如曰心是理氣合一之物曰心包形氣神理曰此物此氣上面指其德則曰理也云者即混同說下教所云定論本旨省翁所謂平實完全者是也如曰心在人底太極也曰統此性情而主此體用者心也曰心是活理之在我者也云者即揀別說下教所云救弊達權省翁所謂過當偏重者是也雖曰混淪而道器上下理欲公私之分不可移易則何嘗和泥帶水都無辨別如世

儒之論乎雖曰揀別而理之所存氣亦自在則又何嘗懸空說無心理相背如佛者之為乎此其主意命脉在理而不在氣故又必曰心與理相對則心為在我之統領主宰理為在物底條理名目合內外之道不可差殊者也心與性相對則心是性之田地性是心之條目天理全體不可分而貳之也是皆祖述於孔孟承受乎程朱句句有來歷字字有證據言言有下落初非自先師私見杜撰翊說何獨以混沌說者謂之完全而不偏重乎揀別說者謂之偏重而不完全乎是於當日聞侍之列文文暨重省兩翁其精識

明辨顧何如而並言下唯諾不見參差真如七十子之服仲尼至若洛隱丈詩有情為達道性為中自有此心主宰功斯文一脉終難晦左海天降活理翁之句則其無間然又程門之太中公也天下之義理難盡一人之知見易差夫以先師之命世真儒其於名言儀節未必無小小出入早晚異同若並與集而大成之折衷定論歸之未了之案而待得省翁整頓得十分完全云者豈不誠未安之甚者乎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苟使省翁先事之初洞開城府白直說去如今日下教之云則無論彼此便一并

幾然十分無射固不至如是葛藤致人疑謗乃支離
多端由更張而為調補同門帖而為正察其他徃復
上如先師心說微與經傳不同及不欲苟同先儒等
許多周遮勞攘之舉豈以省翁之光明磊落而有如
是乎以愚之昏昧蹇劣未嘗不愕然慨歎至有雅言
中心說篇可以毀板之說及重翁誅文亦見求協之
意而不以為嫌者此也至若再書之用聖存代撰抑
有說焉省翁立論師門命意既是相左則不可無一
場伸卞既曰伸卞則亦不容一一以善柔俗態掩其
直諫之本情而無多少曲折者亦其體裁之宜然觀

於是者只當先察其命意論理之可否得失而進退
之外他人事之率爾狂妄又當自做別項如今日紛
紜諸說未為不可而乃一直以為聽人指使代洩忿
憾云者何其十分洞然於愚者之心而不恤先師大
訓之終始在點昧中乎抑省翁之所以為此亦有所
受蓋心氣性理之訓我東方世守家法不容以先師
孤危之論當衆矣之的而任其攻斥者非道也不得
不少有移動而竊衛師尊道之義云爾不然則平日
秉執終不釋然說心謂理乎疑於知覺運用之涉乎
氣也說心謂氣乎疑於神明虛靈之近乎理也言理

不得而不得不雜些精靈之氣言氣不得而又不敢
專屬氣邊只得曰兼理氣三字乃為正案本旨云爾
乎蓋先師眼前的有移易不得以理言底一條分明
路子而舉世張皇不可說與則下諭之斷定以梳弊
達權者誠不易之確論矣但為力於息眾口之咻而
已但權非別樣亦因其一定之經而變通損益底如
孟子性善亦可曰救時之訓而實自吾性本然中推
廣說話非謂性本有善有惡而特為告子輩言之故
只及善一邊而故遺其惡也伏未知如何見今前輩
周傷殆盡矜式標準望若山斗者惟文丈在雖極愚

劣豈專昧昧於從違向背之界而置諸相忌相疑之
中也耶顧以鹵莽僥率猥登紙面而更犯不韙之戒
者甚非事宜而因循至今也承此勤誨固不敢一例
阿循略貢東曲而語沒頭尾專不成樣幸逐旋批正
俾免大愆千萬伏望

神明之兼理氣既聞命矣但理之妙處謂之神理之
運用謂之神理而不神則是非木強死硬底一塊爭
易大傳陰陽不測之謂神張子曰兩在故不測兩在
者既在陽又在陰也所謂在者非理在而何然則明
德章句虛靈不昧四字盡心章註神明二字當如何

者亦望指教

時事知有今日久矣誰料始終醞釀斬伐 宗國底
手勢伎倆一是出於名門右族而到極至此也天理
未泯人心不死則宜其有建旗鳴鼓仗義聲討之多
少聽聞而泄泄沓沓恬然若無事者尤可恠也向日
職名無論其出自何邊羞辱一也聞報之日說與家
人曰萬一即死只當用前啣嘉善勿以偽爵從事云
云而聞即遞改尋又有改官名易服色之舉則數行
文字雖欲追呈倭洋朝廷封疏二字有涉妄發因意
沮而止追後補過別沒好樣殊庸兢兢耳

答金羅州

善根○丙子十一月

多少不暇仰煩遠因悔曲與鬼為鄰茲者特蒙尊慈
俯賜再教存慰甚勤且有憐其苦辛瘴鄉之意拜受
踧踖雖不自安有以見仁人君子含洪廣大納污蔽
疾之盛量也第歲荒民散息蓋新在凡屬施措動費
商量則氣體精力恐不無貽憊之慮萬望十分將護
以慰民國之望幸甚生罪重罰輕假息窮島隨分飲
啄不甚難堪而但親候之阻動經半載幾成病祟際
承書封慰幸罔量而但當此大無十口生涯將未知
何以保全耳此中形象十室殘洞餓莩竊發式日斯

報極爲悚惶而雖牧民之長其於無類之飢謂之何
哉下饋五千貝及三魚脯燭恤囚厚風一島動色亦
只寸心之感而已也

答金羅州 丁丑七月

春末鎮吏來往後因以便遞不的未達候儀局任悚
忸居爾秋屆伏問此展篆餘體度神佑康泰而麥已
登雨暘調均國計民事稍有舒力否寧自受勤不忍
苛督之教有以見至誠惻怛之感心決非俗吏所可
彷彿其藩墻還切伏賀生其間舊患脚氣添發減食
失眠殆坐卧不得遂辦一死計浮海入黑山陟高臨

溪少試行役巧爾瘴雨彌亘朔餘留四十日歸來第
其止水明麗殘山環擁黑字名號十分可寃且其島
人數三輩綢繆辛勤極有願留之意若炎退涼生秋
思作惡則欲又一番更陟因以過冬伏計耳臨便略
告稅船明將發行來月望念可承親候耳

與金羅州

丙戌九月二十一日

積歲阻安瞻慕何達伏惟霜令台候起居神佑康寧
竊想進而廟堂之務退而藩府之任其所以費惱精
力日不暇給比之山野農漢勞筋苦骨者不啻萬倍
何以抵敵無任獻慮萬萬益鉉近年以來喪亂多故

展眉無日兼以大耄侍情朝夕待變滾汨憂遑不得
一奉尺書以修起居無言疇昔眷戀情契之如許此
豈賤分一日可慊於心者哉雖謂之簡慢不恭未爲
過語而宜得譴斥之誅反蒙台慈曲加恕諒家從及
豚兒請謁之席酬酢甚款且及賤狀之如何聞來感
悚尤以見不遐盛德出尋常萬萬也一往承教意甚
切至而貧病苟活打不過苦海世界未知何日是到
岸時節可笑又可憐耳餘狀祝台候因時加護以幸
民國

答李濟州 熙忠○丙子六月

屏息鬼關萬緣都消伏蒙遠貽下劄致意勤厚感誦
之極自愧愚陋不敢當其萬一也伏審近熱莅篆氣
候神相康旺大度一安伏慰且荷纍生爲臣無狀重
忤時忌上不能回 宸聽下不能移衆論禮義故國
淪入荆榛中夜思之自不禁浩歎外他細瑣自不暇
措諸胸中耳無因拜晤臨楮凄然

與趙判書 秉式○庚辰正月六日

十載睽違意無窮而言不可盡矣伏詢新正台體起
居神衛萬休伊間風浪係是無妄在高明盛德又何
足爲加損也在耽羅時有一人自門下來者傳言台

監聞此漢發配力探本土可信人使之周旋去就而
值行李已蕝遂為中止云此漢之得此於明公已不
啻萬丈光華而大家忠厚之風亦可以警頽俗而振
頑懦矣感悚殆至今未已也益鉉犯覆載難容之誅
荷天地罔極之恩萬里殊域再蒙生還是豈一分
經營于心者哉糜身粉骨不足以酬報萬一耳自茲
以往奉老率幼飲水猶甘伊外得失不敢措意間耳
嚮逞之極無階拜展適爾家豚入城使之暫拜床下
而歸畧伸衷曲不備

與趙判書

丙戌九月二十日

頃歲奔問緩不及時無謂甚矣惟草茅蹤迹復近門
屏獲承教誨者誠難再之會而情勢所牽未畢所懷
徑尋歸路於焉光陰三載于茲矣雖在稼穡為政木
石與鄰之中注慕嚮逞何嘗食息少弛間者家豚退
自床下略道通來氣候之無損節且承簡自宸衷
榮被晉擢內自分職之列外膺專對之責位望漸隆
瞻聆動色此在明公當來也平步也固不必隨衆作
例語以為疊床之賀而區區所獻忱者當今小大之
邦衣冠文物禮樂典章絕無舊日樣子而浸淫滋蔓
其所以滅天彝喪民則者將不知稅駕何地則明公

以淵源巨室其所憂遑惻但悶時病俗底至公血誠
必萬倍餘人而決非小人之腹所能料也然千慮一
失亦有前訓伏願明公益懋德業益講前訓勵難進
易退之節勉弱彼強此之政使君道下濟臣道上行
而字内生靈均享太平之福則豈不萬萬幸甚狂易
之性頑不知戢濫率至此悚仄悚仄伏問秋暮台監
體節神佑愷悌萬里行役期日漸迫公私酬應庶不
貽惱否不任慕仰益鉉九莖侍情朝暮待變水救之
養無他計策只得隨分漁樵以遣餘日而此亦血氣
向衰不克如意者甚為悶迫耳餘祝楮序將護以副

輿望

與李參判

容元○辛卯三月十三日

拜違門屏殆三十年所矣中間多少事不暇煩達而
比因家侄伏讀令監疏辭義理正大論議明快白江
圃踈諸先生扶倫植綱之功於是爲大而令公今日
繼述關係甚重噫何其盛也靈芝有根醴泉有源忠
義人畢竟是忠義家人詩人之稱卿士皇父必言南
仲太祖者詎不有以歟見今犬羊橫馳義理日喪民
國之憂非止一二而衣裳之類將皆不免爲裔戎之
歸則令公今日之行亦 聖主所以賜之一區乾淨

之士使之潔其身而無汙也是殆上天至成賢人之
意而西山脚血可賀非可慰也但病廢窮巷有足如
繫淨安趨別未克遂意竊不禁子服之淚也然古人
有言曰爲之在我者當如是若成敗則聖賢亦不能
必吾何苟哉願明公迨此得閑之日益讀朱宋書以
養吾義理之本則用之萬變當有餘裕矣台意以爲
如何狂僭及此主臣主臣謹茲起送家侄替探以後
動靜伏祝氣候在道加飭以幸民國

答宋淵齋 象璿○壬寅

拜違門屏經夏迎秋晨昏瞻注曷敢自弛日者羅君

之至伏審伊來道體之萬安下翰荐辱感荷益摯嶺
儒紛紜繫悉其大義所存孰不以爲井井之陣堂堂
之旗而欲趨其下風也抑以往事言之則有可合商
量者蓋栗翁親開端於陶山門下又其平日所尊畏
嚮慕無異伯淳之於濂溪晦父之於延平然其講學
論下則亦有一副道理不可阿好而苟同亦不可徂
私而曲諾其曰老先生未捐館時恨未敢問難歸一
其曰老先生甚精密於大原上未免一重膜子其曰
未免正見之一累至有如是則朱子亦誤何以爲朱
子之言蓋直書無隱孰有如栗翁耶道理自是公物

乃陳我所見以俟決擇於當時與後日也非必欲後人之不有也說導我所見也又非尊畏退陶之不足而故為此強下也退陶亦非緣此而有加損也其後為退老左袒而論下栗說者自屬一邊姑舍勿論竊覷栗牛問答當時未能深解牛溪之惑其後如農巖文字亦多主退旨學者生退栗之後苟我所見栗說得是則斯守之足矣與所見差殊則又學栗翁之論下退老於道理恐無大害今人之尊尚栗翁者或見論說少不遵栗翁塗轍則遽為噴飯曰奚為拘此食馬肝之論也甚至通章旁午戈戟相尋此亦可謂儒

家法門而光明正大者乎是則栗翁之伸下退說安知非其真尊退溪蘆翁之猥筆栗書安知非其真慕栗谷耶如事君者不以趨走承順為得而犯顏逆鱗乃所以盡其忠也取友者不以唯諾歡狎為好而責善輔仁乃所以全其交也只猥筆文勢直前快活欠遜順宛轉之味者未嘗不為藉口之端而又其所辨栗翁之訓者特不過執其流行邊自為一說者者得太重為未必然耳若原其立言本意則乃當日栗翁伸下退說之心而不敢自隱其所見而已豈一毫近似於如今言者所謂背馳攻斥者耶至若碑文一款

竊嘗以為華西蘆沙而翁崛起草茅相距數百里無一日之雅杜門讀書得不傳在遺經其所論者往往多相符而斷然主理宗旨則又自是不約而同是豈人為謀哉乃敢不自量於其頭辭既以任闢邪之功黜主氣之學以當一治之運十六字為之命意則銘文鋪叙自當依本分說去漢題做漢楚題做楚亦其文勢之不得不爾非故犯不韙而欲得罪於大方家也然曰湖曰洛四字語不審慎固知罪矣算以斥邪之邪字看作氣字之反對而驅入於不可擡頭之境則亦諸儒之看文字回互苛刻之甚也右所陳白皆

而邊陲欲諱頗近退之所謂無顧忌大言然先生既以斯道自任若沮桀嚴畏而不盡所懷則亦非平日景慕之誠無隱之義也妄言及此旋切兢惕

答柳穉程

重教○甲戌

正月二十日下書乘遞來到披展莊誦蓋不知山海之阻隔而益感不棄之盛心也竊見今日託名仕籍者例著一箇畏敬朝廷不敢違異之心左右顧瞻曲意周旋更不問道理當否事面如許夫畏敬朝廷豈不是美事但恐此邊較重而不有變動則不幾於淪胥以陷也哉此所以從前云云極知其非愚則妄而

敢有出位之舉也及其士林捲堂大臣請對于拿于
鞠轉輾納之於海曲瘴魅之地則亦甘其輕蔑妄舉
罪不容逭而第於事理當否恐未知如何矣亟欲就
正於有道而無階不可得及見來教非但不以為誅
乃反以未盡底蘊縷縷見意始知愚者之一得或不
無有繫於大君子衰世之感意也慎獨着字之論如
非兄之至誠愛我何以得此謹當奉以周旋耳疏辭
病處有此剖破雖無及於遂事謂之以受業於老先
生之門而其所糊塗至於此甚則傍觀之冷笑勿言
其貽累於老先生身後大德尤當如何甚悚此辰道

候何似閣中依安否此漢離親情事甚難理遣而謹
勸我安舉至此境也還切大噓也

與柳穉程 甲戌十月

蹉過半生無物比倫悔悟之前何嗟及矣竊欲親近
下席以承警誨若初平之於濂翁而弟之行年尚不
及初平遠矣則兄之所望尤豈但如是而已哉無路
遂計是可歎也未審近日道候更若何大度一樣否
前書小有仰質者而未及也笈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則二歲三歲夭死之王子豈論立後與否也雖帝王
義起之政在斯則恐無下手之道此是亂倫中一大

肯綮而闕而未及只以有司之不善舉行模糊說去者恐不足以厭服其心矣且念王者之未忍其勳舊親戚之絕其祀也而適爾代數昭穆有難符合則又將如何可以為萬世之通典也示意只言無父無祖直繼遠祖之不成倫理而不及其處之之道何也鬼神各派云云弘菴文亦大打之以為今日受禱之端此其為最云此則未必其然而無已則抑或死者或神主出後變幻措辭耶示破如何至若書面稱謂則可謂固知所措矣此實老先生所親筆命之者其屬意之鄭重為如何而伊時漫不省事因以背馳弁

豈有同木偶之華家則師門盛意恐無可暴之日而自不敢公傳道說於朋友間矣吾兄只可戒之曰先師美意豈敢忘也云可也而今忽大書特書傳播在萬里海外者寧不有累於高明耶然師門當日之意則不可晦昧而無傳幸望速為一言以記之使新進後生讀而戒之曰某也以某為師以某為友而其所狼狽如斯云云則先師及吾兄之舉自不害為盛德而弟亦有先病後瘳之道矣未知如何餘祝對時增衛以扶斯道

答柳穉程 乙亥五月

猥蒙 霈典復見天日穹壤罔極碎粉何報只時論
涵洵將不但已且聽於道途則或者之論未嘗不以
請還私親為引咎之急務滿心疑訝不能釋然乃於
反面日得見知舊諸問兼承惠翰之出於四月念間
者槩悉間者尊體道候神護百吉數語勉或有以見
德愛之出尋常萬萬感佩良深只身失其修初無可
守之基本埋沒見處以直為不直不直為直者十常
八九其或不至大悖者是偶爾但以今日事舉國煽
動謂平常亂倫而為明張之舉云爾則雖三尺童子
亦知 君父之當先私親之當後而同門舊學首發

此論至於再三則是則非愚者之所可據知者也尊兄
之不露形跡含蓄說去者豈欲脫於窩窟之謗而然
耶愚意則雖百方審慎恐不免與此漢扶同之題目
也呵呵語無倫脊令子婦喪變何其慘也豈料德門
厄運之至此耶三條剖教謹聞命矣雅言刊役斯文
萬幸除非遠紙可既不備

答柳穉程 乙亥八月十三日

賢胤金友聯袂委顧垂翰在袖披展圭復殆同親丌
席承箴誨也伏悉比日動靜體度百衛眷內均迪紆
糾私懷差可慰豁前後勉戒敢不服膺只兄則實以

至誠望之而吾所以應副者未免偽假底貌樣是甚
矍然耳時事寧欲溘爾止泊靡期宜乎滿朝諸公以
賤臣為罪魁也何暇有開喙經營所欲者唯不獲罪
于天而已萬望畫一指導如教初上學小兒樣俾無
顛錯如何胤君妙齡秀發察其言動聽其誦讀宛是
賢父兄典型奚只賦橘頌哉欽歎欽歎弟親濟當秋
未蘓焦悶而外他雜冗有不足仰陳短紙俯教從當
隨隙副去也

荅柳穉程

丙子三月

向日垂存得於旅屑感鑄無量且一命 恩旨雖不

與吾兄而乃其天意則有可見不為無可賀者適以
就囚待勘繼奉 嚴命星火趨程未及修覆只懇賢
咸使轉稟其由伏計即為洞悉矣因念此漢為臣無
狀誠意淺薄上不能回天下未得乎人畢竟成就只
做得煽訛惑眾恐動諸罵之一凶魁未知么麼村氓
有甚氣力得此至重且大不容易之題目也斷頭折
腦猶屬輕典而 聖眷隆重減從圍置揆分自量榮
感極矣只 朝家幾百年衣冠文治便因犬羊之嘗
試籠絡而一朝敗壞則是豈細故也哉 二聖在天
之靈先師入地之魄亦豈不惻然傷痛揮淚太息乎

念到於此直欲溘然伏想諸兄亦同此懷也謹問通
來道候何似聞有搬寓計豈山中猶有閒是非取其
僻於此者耶賢人隱遯大非國家之福也累第離親
孤囚別無可煩只得一日安靜是一日之福也未由
拜晤臨楮冲悵

答柳穉程 丁丑正月二十六日

兒至伏奉八月惠訊審伊時尊候萬重新寓閑僻不
聞外事只同二三子講授佔畢逸趣陶陶愚將見嘉
陵一隅泉石與武夷石潭同其休美而垂傳無窮也
甚羨甚羨且承誨諭勉其就吾一心上審內外本末

先後緩急之序不可有一毫踰階而躡等者雖先聖
復起不易斯言蓋念愚漢近年以來絆在罪籍許多
事物關心不得宜其可以收開放念少見進益而試
檢日用依舊走作時一般伎倆只此自家身裏至易
至近之事尚不能判得愛覺敢以外他靠在人邊不
可期必者倒作張皇無實招禍正如病根之木不合
材用無源之泉未由滋漑烏能支大厦之傾而添滄
海之量乎只見其妄也癡也尊兄以衆惡必察之量
不究往跡但恕其心剖析提引至於此極悚慙銘感
固知攸謝向日䟽事事會自如此固不敢以不善出

場疑之而至若因此支節不可收拾則豈非不幸之甚者乎消軼保合計當默有定美不待人言矣

答柳穉程

戊寅六月十六日

國哀普切痛隕昨冬承惠覆審尊伯氏文奄忽違世伏惟至愛篤倫痛悼何堪因竊念鄙人自少小追隨獲蒙眷存雖近年以來奔汨流竄未遑起居而頽頽一念未嘗弛也忽聞此報尤切悲廊長夏暑雨履道候神相康恭令胤穩侍攻課考槃澗阿接引英材雖用自樂想其憂世慮患惻怛忠愛之意不得暫息于中也前後輩之一時淪喪吾黨不幸孰大於是豈

亦上天不勝氣數之迫而然歟弟離違三年自爾鬢髮皤皤無面對人重以飢荒以來客橐無緣接續只一軀命亦不可任其枯損不得已移寓信地聚童舌耕苟且謀食居又為一年矣宥還遲速不敢問但願國家昇平無土崩之慮士林彙進或有陽復之望則區區賤臣與叅光色而只離索以後舊見日鑠新知蔑如辜負吾君再生之恩老親教意之篤者為可悚耳弘菴及景尹兄次第臨民仁聲仁政想多可述未知如何云爾咸哀支保否唁紙胎呈耳伏祝因時節宣

答柳穉程

辛巳二月十五日

別來日月三載于茲引領東望曷任馳慕伏唯茲辰
道候慰勝諸百何似陽之方張陰雲不辭念時觀占
符應不差慳慳如愚者尚難為心矧以尊兄之深識
遠慮其所憂患惻怛容有限量也耶向教中守吾身
乃所以報君恩云者真是擯撲不破底確論雖甚迷
錯敢不服念但顧持養無方主宰不立其能把握得
定未至於自欺欺人之境否是可憂也且有愧於中
而未敢自信者蕩叙之日合有多少自引以陳其不
敢承膺之實者似甚正當而傷弓餘悸未暇拖長坐

享例祿自若平人倘待進于此有內外間授職之命
而始有云云則亦無乃顛倒沒著落乎雖屬過境第
茲奉溷亦賜可否焉記文屢懇之餘蒙此潤筆感幸
何言只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亦不克由之是知
駑馬之材正非鞭策可強內省多懼不能自安然先
師平日惓惓至意因是記而賴之不墜則愚之勤怠
自可別論其所關重不亦天壤間有數文字乎謹當
萬分一周旋免得大愆計矣而何可必也第侍側猶
保伊外冗瑣固無足道者亦非寸紙可罄只此數語
伏冀尊照

與柳穉程癸未八月

伏惟秋殷道候何似年前儒疏紛綸之際伏奉惠存
與疏跋副本以為此時多士之舉未必知本領田地
之出於十分公善而名正言順外樣甚好則吾黨之
處在林樊而任辭闢之責者合有一言折衷不沒其
長亦不得已事也既而波浪轉激刀鋸嶺海之患及
於目前師友則雖未詳裏面曲折之如何而竊疑夫
以吾兄慎密周詳之盛德未克致審於先事之初也
然此則相愛之區區也至若扶持世教功信前人則
不可一槩論或以死生或以流放或以明哲事雖各

異而其出於至誠惻怛不啻乎愛之理則一而已又
何嫌之有書面之間宜即一番人事而海上餘喘畏
恟多端迄未遂焉疲軟消鑠孰甚於是第死者已矣
重丈八海後凡百若何計閱歷之富涵養之積庶應
隨遇怡適夷險一致而只風濤瘴癘飢寒疾病不能
無多少難耐處中夜潛思不覺嘔唏况如吾兄始終
服勤地者尤當作何如懷耶向者 赦典念及時變
寧欲無言而日月之更庶其為幸翻覆至此世間事
真無不有也聞臯比移設柯亭遊從之樂山水之密
想與紫溪時無優劣矣黃溪文稟賦強梗亦鮮疾病

深知克享遐美豈意忽然至斯境耶傷痛不可言弘
菴丈一例康安否斷置世事安此溝壑可謂砥柱於
洪流也弟昨年七月遭舍伯喪變割半之懷猶屬歇
后八耄老人當此慘境氣血漸敗難保朝夕焦遑罔
措念不及他矣竊有一事仰稟從侄永壽幼而失學
無可短長而志氣矯矯頗有將來之望欲一掃門屏
以遂山仰之誠者久矣見其苦心至意固非一時浮
慕而當此之時後生中收得一箇半箇亦非小事想
所樂聞而不外之也因其行暫此伸候不備

答柳穉程

甲申十二月

國家近日事只切痛哭而已歲色垂窮寒威如一伏
詢是辰道候起居萬衛重菴丈蒙此 賜環天理甚
昭然矣夫何憾焉前此奉覆計即關聽而情草鹵莽
語沒倫序由前則異順而自引由後則簡慢而不恭
未知吾兄作何樣說話者也蓋來書曲折要不出貴
善牖迷之一段苦心而於鄙意則似有不相悉者存
焉亦何可一向唯唯而為真有是事之證哉此漢亦
自結髮時周旋先師門庭耳目所睹記每以西洋亂
道為深憂遠慮而著為家政者亦以禁斷洋物為究
竟法門童觀蠡測雖不能畢請其說槩知洋禍之不

出多年而默識服膺者甚久及自丙寅而辛未辛未而迄于丙子朝廷為開門納洋之舉然後始信先師切業於是為大而可當一治之數矣于斯時也吾見首發大議鼓動士林而為闡發志事之舉則此漢之所欲託名其末而為之徒與者亦秉彛之情耳迺者擺脫形格冒沒呈身利害禍福一付司命者處分未敢以私憂過慮改轍中途竟至再渡滄溟而亦無悔恨與夫近日事數三出門亦依舊日所著而不敢以新式亂我先王之典章者人皆謂一時意思而我則曰所守存焉抑又以為奉持先師遺訓之萬一而

遵守諸賢之指教也兄若命之以傳言不一事涉疑信須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而已則雖甚疲軟庶可自新而今乃不然憑遵道塗廣設證援一則曰名不入處義卿宰數中二則曰不變者惟某鄉某人三則取必於高能善之口吻及前書中傷弓畏樹等語次過去句絕而決處心向背之斷案首尾牢籠四方團東關鎖重重免脫不得隨文註脚則此漢之內沒腔子風吹草動而化於西洋者蓋已久矣非只兩節三節之為可羞亦將為先聖先王先師之罪人而不可置身於地上者決然矣雖欲改圖遷善誰肯信聽而

容於相觀之列者所謂不相悉者大略如斯又有一事與此照應者年前嶺疏名正言順外面甚好而言其本領則孰不知起於起處有所為而然於尚論君子亦當有一副成說以信來世而亦隨聞改評朝焉升天而為賢人君子暮焉入地而為無狀悖類豈有一人之身而立談之間黑白邪正如是相左而懸殊之理乎大抵論人斷言當審察其立心公私處事真偽之十分明證而從為之辭然後可以進吾德而輸人心不然而只執其疑信大書特書而為立言垂後之地則聖賢法門恐不如是也荷相愛之篤猥煩至

此庶免汰汰之誦否弟侍側類慙焦寔度了志氣日渝無足可述恨未得樞衣聽講如初平之於濂翁也餘祝因序加重以幸斯文

答柳穉程 戊子四月

稽顙日者自雲潭遞到下翰拜審通來夏節道候衛適大度依昨感荷何量只前此竊聞吾兄於老先生心說無端改易往覆於同門如愚不敏固不敢叅涉其中隱以為吾道益孤扶持發明唯在師門脚下只俟兩邊歸一而為依仰遵守計矣顧乃不然而轉輾層節不躋吾師之論出於門生之列而平地風浪將

有不可勝言者以吾兄日新又新之工其必有消融保合之道矣未知作如何家計蓋道理無窮人見易差雖以師說實有差謬則門人弟子追爲更商可改則改之可補則補之未爲不可乃若先師心說則其所以劈破近來儒賢大同之論有功於斯文世道者雖謂之發前人未發可矣如非聰明穎銳之姿格致涵養之功超出先師一等者其不可妄自移動自陷真楚僭王之誅者審矣况名目之爲形而下主宰妙用之爲形而上舉全體而專言之則爲人太極者隨其地頭各有攸當彼此交盡未見偏廢炳烺遺篇而

不可掩者乎若非吾兄有以的見其主理之禡甚於主氣而爲萬不獲已不得不然之舉何以致此苟如是也雅言中心說一篇可以毀板亦以此意作爲一篇文字告由先師之墓庭使後生小子知向背適從又是不得已之次第事也未知如何妄恃相愛僭易及此千萬主臣從佞以可以有爲之資緣於事勢不克頻造請業曷勝歎恨今才乘隙造門因其行略稟梗槩荒迷不次謹謝疏

答趙直教

性家 ○ 已亥三月七日

益鉉於蘆沙先生只見伊川之面未克侍瑟執簡以

承大爐鞴之造化而江漢羹墻自不後人至其撰述
德業揄揚事功决非宵人凡夫所可擔拊者審矣曾
見松友書微示以金石之責心焉兢凜竊以千萬不
當之意修答以送矣此事執事想亦聞知幸望因遞
力沮無至貽累大賢之地千萬千萬令抱之疇昔枉
顧大是望外別來數年英音萬表宛然耳目間愛慕
欽敬思所以永言為好者曷其已哉今又承問副之
藥料感念情眷雖不敢還冒廉極矣答字適茲眩暈
留待後遞耳

答元允章

世洵○辛卯八月二日

荏苒數年未克以一點墨奉請起居者是可曰近鄉
有故人乎向蒙記戀珍重一幅遠及麋鹿之社盍讀
再三尤以見不遺管蒯底盛德弘量出尋常萬萬每
念執事以魁偉奇傑之姿積累包蓄之具其於上禪
君德下濟時艱豈不是恢有其地而世鮮知德顧使
之逶迤下僚未展所蘊得非慷慨而太息者歟秋雨
頻數伏詢卯酉之暇體字動靖一例安恭眷節并若
何財匱民困中外同然冷厨契活或無屢空之患否
仰想素履清範不以奢儉豐約有所異同也第風樹
餘生僅支軀命服田力穡不能備十口接濟只得隨

分飲啄下人力不得者真著題語也回谷李丈久未
承安甚鬱而年高情地難必其十分康安耳家兒久
闕洛行行亦怱怱未及承候而來今番則斷不如是
云矣

答柳羲元

始秀○丙子十月

夙聞執事以豪傑之才倡古之道鼓振頽俗逶通風
動愚雖鄙卑不足長短若其秉彛尚德未嘗後人而
欲一覲德者久矣不意時事潰裂内外交煽卷舒進
退不自我由則乃反自恨在心而懼積願之未遂也
茲者執事不以為陋既辱存囚門又詩之書之引重

獎借迥出尋常反躬愧怍已無可言若其禹門一斧
砥柱洪流等句正愚之所當施於執事者而緩鈍不
及反為執事之先鞭尤豈不萬萬惶慄乎自是以往
幸除去邊幅因實病示當割使不歸無狀之窠則執
事之賜大矣他非敢望也累漢年年瘴窟百鬼橫侵
謂之樂則非情謂之苦則是不受 命者尚不能酌
其取舍由此言之其自守之無所養可知耳

與柳羲元

丁丑正月三十日

全友回付覆伏計已為下覽矣即者春日載陽天道
好還伏惟此辰靜養體候神勞愷悌歲儉斯極窮厨

契活不至屢空否先儒謂倘使顏子如無郭內郭外
之田則簞瓢之養從甚辨出今執事地之尺壤瓶甕
斗儲則其所困頓推可想像而笮其充以墳典飽以
德義者雖千駟萬鍾不足以動吾一髮則又何用區
區仰慮爲哉生年增學退病又乘之三百六十日內
云爲作用無毫末可向人道者少壯不力悔莫追焉
者直實際語也家豚跋涉遠程任來任去在渠弱年
可謂不易而今於回路謂當晉拜床前其意亦可尚
幸煩一度鞭繩俾爲感發之地如何伏祝因序節宣

答柳景茂

重植○辛巳二月十五日

昨夏伏蒙不遑惠以好音三復諷玩辭旨隆厚未知
執事何以的知此漢之必非凡夫俗流而傾倒樊引
若是其迥出尋常也不敢當第此漢之欲學執事超
拔衆流高尚志氣卑已尊賢講禮服善風聲攸及莫
不率從用爲異日大來之基本者非只見聞之所未
及朶之簡冊亦鮮其儔則此誠肉食大夫之所未能
而執事能于于而爲之不亦感乎其任甚重而其事
正遠只願一承權輿不恃其所已能而益勤其所未
及則非徒賤者之與有光焉一國會生亦將並受其
賜於冥冥中矣僭易及此未知如何春寒甚峭伏問

日來侍餘尊體萬衛賢胤叔侄亦得一意攻課否仰
溯切切弟親候挾感欠寧憂煎度了而只兄弟無故
甚是多辜耳家兒行暫此替候

答李景尹

定稿。庚辰七月七日

兩度惠存俱自賢勞王事不遑啓處申出來感領情
素罔知攸謝非只人勤我怠之爲自訟也即日秋生
伏問尊體萬重諸百何若中間所經係是人情天理
難堪處徒傷兄懷慰之無益而但可恠者以吾兄忠
厚仁恕之過入一等天之報應何如是舛錯耶弟再
渡滄溟保不生還今幸閑卧田廬萬緣都空且夫老

親陞秩兩世 馳贈一時並舉私分榮祝已無可言
只 聖恩如許而報答無路是為兢兢耳

答沈中卿

丑九。已亥十一月九日

高山景行爲日久矣不意北土見過遞傳下翰盤薇
三復有同乎親承聲咳薰襲耿光感幸之私不可以
泓穎繁其萬一也善尾日月已經數旬伏惟辰下味
道體字神佑萬寧竊念當此之時晉庸輔弼尚矣莫
言講明私淑保得線陽政是不扶之扶執事雖欲辭
其責不可得也益鉉嶺海殘生舊聞日荒而當茲主
辱臣死之際未卽溘然覩面苟全令人大慙何足言

俯託文字苟有所存曷敢退托而奈茫然赤地何所
來草本姑專閣下上庸待暇隙荷此眷念合有多少
稟質而丁君臨發始言其徑由尊局拔忙胡草極為
欠敬

答沈中卿

辛丑正月二十七日

歲新月晦瞻慕政勤伏惟辰下味道起居候燕申怡
適子舍諸節亦復如何出而事君入而省親忠孝兼
備人間樂事莫以尚之伏庸攢祝去重陽前日家侄
遞到下札事當即地仰覆而新寓棲屑因循蹉過心
常兢惕日者貴宗又傳六月至月二度手命所以翰

盡心肝委曲詳悉雖骨肉至情無以過此十分感領
罔知攸謝益鉉添齒之感懷土之戀徃來心上殆難
底定又舊聞日遠新知未開只得以此入地而已豈
非可哀也耶令胤加資固是當來而篤老情地水菽
一事似甚關情伏切貢念

答鄭君祚

亂永

僕踵僉君子後飽承座下德義之日久矣而以未得
面其人耳其言為欠闕處茲者全友帶尊翰遠到忙
手披展三復諷詠自不覺鄙吝情態豁然頓祛感頌
不可言但以賤者之為比倫於不可擬之地則得非

為具眼者冷笑耶是則高明未免為失言其外縷縷
正是以德之愛則敢不銘念但世入之以無為有者
想未必無根因又安知非來頭禍患之兆耶未審書
後尊候更享萬重劬閱經史樂以忘憂耳外欣戚都
不相關此時清福奚踰於是甚羨甚羨記下自再入
滄溟以後若干意想都消索無餘存且計罪名甚重
心謂父子無相面日今焉歸侍甚是望外何暇復有
開喙氣力耶知舊間莠貳之端豈亦近來氣數所關
耶念昔文中子言止謗之道以自修無下四字為準
的此可為古今通行法門耳其外得失愚何敢容言

伏祝為世闡道以慰遠近

與韓汝道

用愚○癸巳九月二十一日

疾病相扶持在鄰里尚然而况事同弟兄間誼者乎
自聞有下堂之憂一送家豚候存動靜詎不是當然
義諦而荏苒到此甚矣困窮之溺人也霜寒木落伏
惟慎候快臻勿藥寢啖起居與夫戶庭行步并能容
易頓無牽引拘礙之端否仰慮且溯不任憧憧弟自
春涉秋別無大故虞憂而前此臂痰尚未快痊只望
其勿藥自效而衰去伎倆難以振發奈何子舍與令
抱并皆晉健大小凡百並若何近汀老人亦無事過

去云耶再從任年前往州中者不幸天逝萬事在天
不可以人力安排者有如是矣奈何

與慎天甫 鶴仁。庚戌

書面俱阻張耿不可言日氣向涼幽思尤覺一倍也
伏惟日來旅體百崇做文字講疑義有泉達底消息
耶景仰殊不淺也第三夏藤門因循優遊新見未明
舊習難祛無可獻聞者大抵進益之道虛已受人一
事而已有言逆于心必反之於已有言遜于志必察
之於理樂聞直諫之言不厭其觸傷以恢受善之量
濺察義理之歸無恥於屈已以去好勝之私則日用

之間自然眼大心平舉天下之善皆當輻湊於我而
樂告之矣且業固當博不可徑約但學者趨向未定
立志未固而先事乎博則心慮不專是非不明或有
支離失真之患必先尋要路的開門庭然後博學
無方觸類而長矣况入生天地間一身萬叢若不撮
其綱維定其宗旨而惟博是務則或拘於記誦之習
或滯於詞藻之華其於立心篤行之地未必真有得
也寤寐朝夕以此意思類類照管則也有得力也吾
子既幸得賢師薰德承誨以圖進益則若此所言真
枝葉也皮膚也無足奉白焉職在責善不當隱匿故

敢論荒說如此恕諒也何當逢著益切三秋之懷也

答慎天甫乙丑

一自南遷以後隔山阻水存沒動靜末由想悉以弟之思兄想兄之念我不置也乃者昨年三月十六日及十月旬日疇出惠翰衝風冒雪越八重溟忙手開展多少情話纖悉曲折可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知得此身猶屬世上人也且審伊時侍候萬護諸百均穩何慰如之居爾歲改春又深矣仗惟是辰大度更若何許多冗瑣言之徒亂人意置之可也曩弟來茲以後偶蒙前後主倅厚眷二口計活不甚艱辛且

夫三年之久地慣人熟有同在家早知若此恨不得奉老挈家卒以同其甘苦耳又念遠遊男子之事自昔迄今有意莫遂者何限今愚則曾無經營準擬而朝封一紙便向極南東接扶來西南窮蘓杭山若鄒聖海似晦翁朝廷所以餉我者不其厚乎平生無向人可誇事惟此可以云耳可笑可笑家信兩朔積阻甚用紆苑而聞糧道告罄云老人水菽之供兒輩啼飢之狀不見是圖極為惱心耳

與慎天甫

癸巳九月二十二日

夏初往覆後居然秋盡而冬屆矣白首相望能不依

依伏詢是履靜候動止一視萬衛寶眷均適而大小
并皆康安仰庸勞禱弟美去美來只一半生半死之
蟲耳何足言只孫兒母子別無顯頤來月初二又其
初度也薄言湯餅當一場鮮頤此可謂六十年來可
向人言者也耶今年年事百災俱備峽中為死甚云
未知貴邊為如何聽於往來則苟全性命四字恐做
不得省翁之喪係是料外昨秋雲潭唁行暫次歷存
見其榮衛充養比前無損今一疾不起誠亦天定奈
何奈何餘適因家兒驪州之行暫達起居此年內或
有拜晤之道耶

與慎天甫

甲午七月二十七日

即茲天降喪亂存亡在前歷選往牒曾有如許事變
乎長譎痛哭不足以喻其萬一只切苟全之耻而已
金陵回程謂當更展竟失楚音悵耿迄今如失也老
炎方熾伏惟辰下靜體動止一例康安單內諸百並
皆寧靜未仰溯勞禱不任區區第長夏溇溇無足仰
聞惟稱以待從息偃在床終始未妥去月晦前發行
至牛耳略聞城裏動靜則反不如不出之為愈故即
為回程未幾日又聞有無來歷職名則朋友中情外
疑謗又已不少么麼行止未料如其招物議也述

曾男妹遞番說病或泄或瘡寧靜無日甚以爲慮幸
三伏已過秋涼漸生庶可釋慮耳

答姜致謙

彙益○壬辰四月九日

疇昔寵訊稽謝棟又丹葩陽林翹誦政勤際奉令胤
伏審椽床氣候神勞愷悌庇下大度並奏嘉靖慰荷
沒量昨歲便同歉荒窮厨調度能無屢空之慮否晦
翁所云但願殘年飽喫飯者實吾輩著題語也第碌
劣依昨只其間以些少憂故展眉無日兼以兒輩懶
症不悛書丹上事東之高閣如斯而作何貌樣也重
菴丈菴捐後學痛廓之私已無可言而憂道傷時底
血心苦懇安得復見於斯世也耶卒襄已過萬事寔
古俯仰穹壤只切安做之歎而已

與姜致謙

甲午十一月二十一日

開闢以來事變甚多豈有如今日者乎天地崩矣日
月蝕矣當此之時雖父子兄弟尚難保其無他况於
散在遠地之姻婭親戚而望其再接儀形輸出肺肝
臨風引領殆曠然不知爲懷也伏惟冬寒攝養珍衛
大度并無憂否伏切溯糾益老而不死忍見此事自
以待從舊列不可無一次奔問力疾往返從而有所
辱職名則謗言如火幾無置身之地苟其平日所存

有足見乎曷容致此政自反處也長兒續琴經紀一
年艱辛八量而禮防則大壞忸縮不可言仲豚云行
道路驛騷出門非時而情理所在難以強挽因請近
候如何

與李明汝

顯祖○癸巳九月二十二日

人生百年順境絕少逆境居多者固已徃徃見之而
豈有如吾兄近來所值者乎美來前後決非自取之
實有一毫不足而致之也只大運所迫若干人類殄
喪乃已者是禽獸得氣之會也奈何奈何言之亂意
且置一邊謹詢比來體履動靜一例萬重當此歲荒

十口生活計將何居只有無益之憧憧耳第年值舊
甲風樹餘哀已無可言第念吾輩小少時作為回顧
如昨日事而於焉之頃齒髮面皮遽如許矣能不慷
慨而太息也歎耶幸去年始得一丈夫孫來月二日
即其初度也自是以來日一辭顏莫過於坡翁所
云有孫萬事足者真先獲語也朴楊口丈近安如何
省翁不卒其施一疾喪逝五十年同門舊誼自不勝
慨廓耳

與宋都事

東珣○丙午二月

益鉉白尊伯氏祭酒先生喪事此何變也此何事也

承訃驚惶不能已已竊念先生之在世民國望之若
星斗于天砥柱于河今焉已矣邦國繫誰依賴士林
繫誰矜式伏惟友愛加隆奄遭割半哀痛沉慟何可
堪勝春寒尚峭未審尊體持服萬重伏乞潑自寬抑
以慰遠誠益鉉死生榮辱義無所殊擬從先生之後
與共周旋道路阻滄未即遂誠加以咳嗽日甚朝夕
待盡趨哭靈筵又不得如意東望長喟自不禁清血
橫落也謹奉狀伏惟鑑察

答洪蘭坡

時模○丁酉五月十一日

曩自玄巖遞到下覆一封二札副以瓊什纏綿惻怛

不啻丁寧自顧平生經歷無可對人言者惟獲此異
數於執事手中者誠歲寒一遇也中心感刻曷不欲
分寸躋攀用副眷念奈老牛之鞭不起何重以疇昔
作為自多顛錯竟致人言峻切容易作覆載難容之
物俯仰愧怍置身無地學之不講其蔽固然當茲榆
景雖欲改過自新其可得乎流傳所及想或關聽故
不容隱默敢茲告及實欲發病而求藥非敢自是而
致憾於人也勿吝見教則謹當奉以周旋矣重翁文
字整頓幾了云而窮戶事力開板尚矣數帙傳寫亦
且未易伏歎俯韻謹當八思更稟也

與洪蘭坡

戊戌九月十九日

拜誨尚矣紙上之音亦久不續西首悵懷何日可已
伏惟夏秋來靜攝起居候不瑕有損寶內均迪仰溯
不任憧憧生依舊頽唐無足奉聞近又有贊政新
命揆分惶蹙殆不自定今以一疏陳辭兼且待罪未
知天意之畢竟如何益切恐懼之私耳疏辭當即
下覽而如有可指教者幸一一勿靳如何

答田子明

愚○乙巳

駕屈書存并闕候禮心焉兢兢若犯大何過蒙不校
致意至此謙光包荒果非愚陋之腹所可窺測其彷彿

佛也時事養虎數十年無恠其如是出場而笏時輩
之為厥心腹破敗宗國者未知祖宗神靈何負
於渠而至此境也執事疏舉雖未知傍議之如何而
以賤陋之見自守之經救時之權可謂並行不悖萬
人拭目氣象可知又烏知不為撥亂反經之一大基
本也此漢行止事與病率趁未登程京耗旬餘斷絕
甚鬱甚鬱手戟不備

與李校理

戰晚○乙亥四月十五日

竊聞韓富上殿未嘗苟同下殿亦不失色吾輩雖無
二公力量豈容有一毫疑嫌哉第意則然而未必知

兄見之如何也炎瘴癘毒風土殊宜謹問匪所體字
萬重戀 闕思親其情可想何以堪遣以吾之曾所
經歷揣兄之同一般也弟望外蒙 恩有此宥還天
地罔極糜粉何報且反面有期咸幸雖深算不得與
兄作伴悵何言記瞻望南雲不忍徑旋專此走足兄
尚怒之則已無可言怒之則須付答札與本宅書信
如何臨行忽擾不備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七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八目錄

書

答朴和信

濟款

答俞雲卿

鎮衡

答朴弼瑞

鼎鉉○三

答李樂裕

取善

答鄭國彥

在彌

答文都正

鳳休○三

答文鳳瑞

明煥

答梁日彥

勝器

勉菴集

答梁士恒 斗點〇二

與安顯益 礎煥

與金晉汝 懿鉉

答沈珍島 遠澤

答金顯禹

答金琮鉉

答魏芳瑞 榮韻

答金致容 漢煥

答朴子仲 珍東〇二

答朴道胤 海一

答朴應瑞 在麟

答安順和 舜煥

答金景振 璋〇二

答梁仲景 益煥

答金子元 勳〇四

答鄭伯彥 時林〇四

答宋致承 鎮鳳

答梁乃範 致模

答金聖奎 榮詰

答金籍祚 奎

勉菴集

卷八

目錄

二

答盧都正 在奎

答吳重涵 繼洙

答吳正中 元圭

答李士洪 文洙

答李東賢 賢鎬

答金正三 台漢

答文善一 戰轍

答金士衍 永來

答金敬燠 潤珍

答黃永淑 東

答許翊震 翬

答權聖岡 鳳燕

答閔金山 東熌

答鄭允文 在櫓〇二

答許敬能 駮

答趙舜九 礪韶

答魏瑞圭 瓊植

答鄭仁汝 元永〇二

答金孔範 魯鉉

答許聖瑞 龜

答魚紀卿 九績

答梁顯昊 柱七

答鄭慶瑞 奎采

答禹聖瑞 成達

答卞士膺 致勇

答慎聖律 炳雲 聖三 炳烈

答沈致序 德基

答河致見 啓龍

答李致洪 淳範

答魏致周 啓洋

答閔仲七 斗拉

答崔堯汝 衡峻

答鄭皞卿 萬欽

答金景三 在珪

答崔士弘 鍾淑

答朴翰中 彥東

答朴景燦 奎欽

答尹士弼 相鼎

答文洛瑞 範煥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八目錄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八

書

答朴和信

濟獻○丙子七月八日

客歲經由獲侍顏範而衆中倥偬未罄俯教至于今日誦其詩讀其書然後有以見執事宵中浩浩坦蕩不雜塵穢之大致而絕非區區所可彷彿其藩墻也至若以鹵莽蔑劣無一善狀之人謂有德業名節之可言云爾則又非不着題之甚者乎翁行年半世無一事是當其惟得此在執事者可為海上不朽掌故也老炎靜養體字神相萬旺無任瞻注之至早荒雖

云大同窮厨契活其害最先伏想閱理之極亦當隨
遇舒泰也累生八旬侍情作此遠行究其當否見絕
於神人久矣而晤語寢食無損平時可謂頑如木石
耳

答俞雲卿鎮衡○丙子七月八日

旅燈邂逅甚稀事也前此遞到又蒙惠書兼存數幅
瓊瑤之投假借誇獎迥出格外奉讀反側曷勝悚汗
鄙實空空一野氓耳發言無章動觸忌諱苟究其罪
斷頭折腦尚屬輕典幸賴 聖明傳生大恩保有今
日而神人朝野之情則殆隱而未洩也執事不諫其

裏面事幾之如許但以好不知惡之心強以躋納於
古人之域而同其商量則鄙陋不敢承也旱氣告災
伏惟體候無損耕雲釣月樂意津津物外升沉想一
切無介懷為之歎仰何已累人萬里蠻鄉無可寓情
賴與朴友連榻相資頗以為樂今忽告別踴涼之極
如失半軀也拜晤無期臨紙增悵

答朴弼瑞 鼎鉉○乙亥六月十九日

濟便回略修寒暄間果達未匪意貴伴帶書而至伏
悉間者尊體百福寶眷一依區區瞻懷差可慰瀉洗
耳人間事北窓清風高臥釀睡自是無量清福又何

必想慕乎外物為哉賢胤相守閱月有以見資稟純
質志氣堅確其於向上進就綽有餘步所謂醴泉靈
芝必有根源者詎不信歟只僕所存函菴未有波及
於人者試使就讀於朋友中可以為吾師者遂暫輟
易課改讀栗翁要訣此雖似淺近其為後學入德之
門則恐無以易此矣况修身事君之道無不該備者
耶弟老親粗保外他零碎無足仰陳此隸未得一日
休困旋即發行極為關心耳

答朴弼瑞 丙子閏月十六日

兩度垂問感佩曷勝旱炎挽近罕見伏惟茲辰尊體

百護大度何似筭纍則已矣並與胤友而同囚棘屋
豈非無謂之甚耶然執事不聽愚計固執如許亦無
奈何矣纍人幸承四月旬間親候私慰而鄙樣瘴癘
窟裏懈習間之長時圍圍然殆同半生半死蟲矣可
憐

答朴弼瑞 辛巳十二月十五日

至月初承拜仲秋所出翰命驚倒罔量且承醉甲載
回琴瑟靜好鸞鵲停時康寧好德一無虧欠先甲感
應如是不舛則後甲餘慶可以預占甚感甚感只恨
腋下無兩翼不能趁趁於賓朋酬酢之列而粗伸頌

禱之忱耳伏惟臚令起處更若何僕老親氣力如日下山難以挽回只麼供奉亦不逮意悶煎何言胤友知在蕭寺做課想迨此還省顧今時事板蕩若干士流無安身立命處目下計策只有課農讀字以不墜聖賢之教父祖之業是緊切急務餘外更沒好道理過庭之暇亦申之以不作第_二義者如何先世文字非敢歇后而第其事實之謄來太涉草略未可以苟且了當後便世系淵源及子孫錄生卒墓所一通成文以來則當填賤名以奉副矣未知如何當時事行之聽聞流來者亦以補入不但如邑誌所載而已則

尤好耳

答李樂裕

敬普○丙子十一月

疇昔之還猥蒙執事不以此漢為卑鄙汲引進之大賢門庭暫更之頃雖不免只見伊川之面而若其遂生平之願得於觀感之餘則豈云少也退與執事聯袂共宵仰見高風逸韻動盪流注無非自坐春立雪中出來其於先生之德之學疊疊津津心悅誠推殆同七十子之服孔子乃自語_在心曰耳目不可不廣師友不可不擇人而如斯然後方可謂為師盡道切欲追隨會同叩其緒餘以究未卒之忱而不得焉則

亦悵然太息而已乃者 聖恩曠蕩重貶海上行到
舊驛興言感念盤桓踟躕不能爲懷及至光界宋朴
兩友次第見顧畧探動止而不敢萌書字計非只不
敢亦恐累及別人也茲於料外伏蒙寵訊先以河南
後及三浦者並發於夏間而遲涉冬初無言其早晚
如何反覆以來辭懇情到備悉曲折雖家人親戚未
足以喻其至也伏詢冬寒尊候萬重歉歲物情近復
如何纍下離親作旅其情可悶他無足仰塵耳

答鄭國彥

在函。庚辰三月

別懷在心迄不能定華函適至慰敵百朋拜審通來

靜體學履神佑百衛遠外貢祝奚加於是知與羣從
氏團聚攻學日臻高明外間事得喪榮辱不足爲腔
子中欣戚甚盛甚感俯教云云自是搗謙之過言固
不敢妄有說話以取譏議而算見宿德長老盡爲凋
落後生之迷向方好自用者未嘗無倒東倒西反爲
貽累先輩之慮切願執事必於所好而察之亦勿以
所惡而棄之是非邪正一一裁之以天理中正俾不
絕如線之一段陽氣不至專數磨滅是知舊間區區
之望也僭易及此休咎如何蘆沙先生遽棄斯世俟
俟後學孰爲倚仗中夜思想不勝痛哭瓊韻二篇謹

領尊意而斤正之教真是評畫在瞽前耳何可贊一
辭耶

答文都正

鳳林○癸巳四月十二日

伏奉下翰悚慰兼並拜悉年來靜攝起居候永膺難
老天佑人順老老榮典降自九重變韋布為緋王
由下士至大夫之列是豈偶爾乃尊執事平生積累
之報應修天爵人爵從之孟氏儘不欺予矣雖教下
之所不及而在相愛之地烏得無多少貢賀至以勸
獎後進有若可仗責於賤陋則是乃尊執事過舉之
論曾見自家一身不能豎立者其有波及於人者耶
只末段見教幽明之間自不無感傷者存冒沒屬字
謹備俯燭而荒踈鹵莽全不成說幸望斤正從以賜
教如何如何益鉉年才回庚百病文作疲軟殘質理
合如是而苦况則極矣

答文都正

癸巳九月六日

亂友信宿款款益信其詩禮家風真切篤實有非餘
人所及甚敬甚敬奈一箇空踈無一助發何為言自
今為始如小兒上學樣先以塾教之篇做得根基次
及諸經史者真可謂常談死法耳感下問之勤漫以
佈稟未知如何

答文都正 丁酉七月二日
伏惟比來令體起居益臻康福遠祝無任益鉉不學
之害老而便衰園囿若霜後蠅耳惟幸穉孫無恙又
能讀過千餘字頗以為喜時事之板蕩已無可言而
剝禍雖云小停似聞城中無髮者居多何望其有復
古之漸耶 因封尚亦未遑雖不知有何裏面而臣
子迫切之私則益復罔涯也好德齋公牒文因循至
今還劫主臣南移之教非不引領而奈無可振之氣
力何是殆望天門相似耳

答文鳳瑞

明煥○丁酉七月一日

昨秋惠書歲周未謝知我者謂我病與懶不知我者
謂我不恭雖然溢目腥羶之中惟馳義眷戀而不能
忘者多在湖以南雖其行義華聞不甚可畏猶將愛
慕之不已况如執事之清儀雅望久所敬服者乎是
則一片靈臺不以地之遠近書之有無而有間也謹
諭尊體動止邇來如何諸百均安是所遠祝益七旬
無聞近益頹朽無足為高明道者而穉孫者者漸長
能讀過千餘字以此為眼前喜事只聞京中鄉外邪
教遍滿所謂子子吾徒將無容身之地且恐不免胥
溺是固儻來底不容更恠而天理之畢竟如此者則

有非常情之所可測度以此疑積成憂不病常瘁未
知執事終當以爲如何

答梁曰彥

柳點

病蟄窮巷無人與儔過蒙賢胤誤憑途傳謂或有一
長可取跋涉過從於寂寞之濱託契甚密私分慰幸
已沒可喻重以尊慈俯勤軫念辱賜訊幅傾倒肺腸
極其款曲自顧孱劣雖未能堪古人風義不意親見
於今日感誦奚啻拱璧秋氣日甚伏惟靜體動止與
時康迪蒼崖流水考槃徜徉不接世外之惡聲惡色
養鷄種黍教子課孫以全素履是何等清福自不勝

健羨翹頌耳教意謹領而止自我身上計無積累一
程日用慙尤自救不暇何有餘波能及於朋友耶愧
汗愧汗笏胤友今番之行頗為二豎所困客裏調攝
萬不如意元氣未復而旋即登程自不無耿耿關心
耳益鉉於耕於讀並不得力於焉間喫過六十光陰
無足奉塵尊聽伏祝尊體因序加重

答梁士恒

斗點

託契賢侄與聞風義者久矣但地限涯角盡簪靡階
南望興喟有時切但殊非飾語也茲者猥蒙眷厚辱
以珍函感慰何言且其中信天翁三字尤以見執事

平日所存所養迥異別人殊非膚淺容易擔悉顧此
捨攘信天者誰歟雖曰自謙愚必謂之人今心古不
可以一時偶然談論忽之也記下年不周甲亥相日
迫自顧空疎不能為謀况能及人徒負遠眷益切愧
汗賢侄觸寒發程甚庸關心

答梁士恒

自見令侄以來事契之篤殆若一室而執事書問又
至兩度屬意鄭重區區榮感無容名喻烏可以未面
而有間晚交而少忽也拜書後月已再易伏惟是辰
靜養氣宇隨序萬護旋切仰溯不任願聆益鉉吟病

如昨無足奉道不學便衰理固然矣愧汗局極令侄
近一朔相守庶慰離索而顧此愚陋無以副其遠來
之意浩歎浩歎第家學淵源遠有端緒貴鄉從遊綽
有餘師則其所成就都在自家之誠與不誠愚何贅
焉千里言旋算所關念耳

與安顯益

璉煥○甲戌五月三十日

伏惟戾執侍候萬重竊念千里駕海慰及罪囚此固
當時之所絕無而古人之所難能也若非持守堅確
不與世俯仰之感心何以及此只愧慙愚空疎帶累
高明至於是極也雖然有一焉惟願高明移將此心

深考聖賢所著之書晨夜覽觀窮其意致而有所得焉則於以承紹乎家學淵源追蹤乎前聖塗轍其於觀人知人之術昭然若可否黑白之判矣而至如此漢者又不足為有無也感愧之衷尚庸耿耿率爾獻此未知如何纍人身樣依昨惟庭候阻至三朔殆用發悶鄭友想日日慥慥恨不得親近懿文扣聞緒餘也

與金晉汝

懿文○乙丑九月十二日

向蒙臨賁蓬草生輝時值倥偬未暇據蘊追思愧歉如物在喉第於伊時從者病艱於趨程未必其趁限

稅駕向後動靜末由聞悉引領南望不勝喟然竊見人病苟有寸長便自高大不肯博訪廣詢而致悔吝者滔滔矣向來俯教浚以見不恥下問之盛意而亦非廓爾大公通共物我之力量何以及此幸望推類而長之使此等大義賴而不墜則豈非吾黨之光耶

答沈珍島

遠澤○丁丑四月

旅瑣到極冒廉隅陳情悃意謂執事不置之度外則當責以猥屑茲蒙賜以辱覆恭審篆體神衛且夫公私不給之際俯念以五品物珍何莫非緊而就中米一欸尤是殘喘保接之根柢也豈只以感領二字備

例稱謝顧此廢逐之蹤未卜何日免出鬼門得對尊
顏做一場款懷而說盡今日事狀也臨風引領徒增
沖悵只祝珍重謹覆

答金顯禹 戊寅五月

令侄涉海見顧無言其自家困苦如何使此形影相
吊人團圓嘯味做近一朔快活氣像可為後日掌故
也只貯存空空無以副叩問之意者為可恨耳示先
蹟奉玩再三不勝欽仰而若其欲有論述以附其後
則殆不稱之甚也但事實簡約無許多枝蔓而盛意
亦不可終孤茲以蕪辭副懇其疵病處並摘發回教

如何

答金珠鉉 戊寅七月

累罪戾如山世不相與雖在素所親厚類側目畏避
誓不同中國况其外此而敢望與未面人相關况迺
者執事珍重一幅飛渡重溟拜手擎讀屬意鄭重不
料古人忠厚之風復見於今日也且夫尊稿數篇短
韻長文志意高遠詞氣豪健縱橫奇偉不可涯涘曷
勝欽仰一言之教有以見詢莛之盛且使愚陋之名
託於其間正是不敢請者而鄙人本是無文又且荐
棘以來意想蕭索不敢操筆第於神會之際當有工

拙間數字只瓊瑤之投尾缶之續預切愧汗耳伏問
秋序體事神衛鸞錫并安侍否纍人千里離親心無
全日且連年海上積傷水土多少病故不一而是只
自悶杳華宗遠在飽承德音今又別去益覺怒焉耳
餘祝因時珍護

答魏芳瑞

榮韻。辛巳十二月十七日

雖不能至心嚮逞之久矣乃於海上之日伏奉手命
及尊族祖存齋先生文集一部自顧愚陋何以得此
拜受踧蹐不敢承膺期於放還之路有所仰覆以伸
鄙忱之萬一而行色如矢還亦沒暇隙因循至此愧

歎何喻拜詢省體萬重笈念先生抱道不試著書立
言其所以明聖學於將墜貽嘉猷於後昆者雖百世
不能易也凡在縫掖之列者孰不欽仰贊誦况紹述
闡揚如執事者在焉亦可謂先生苦心不墜於地也
甚感甚感至如益鉉雖欠工程益不勝高山景行之
思也若其編次之簡精既經宿德長老費意存拔則
愚何敢贊一辭樓記一款槩承朴友書託而奈其識
淺文拙屬辭比事初無是工何哉不敢率爾擔當稍
俟日月之間湊合奉副為計庶能休咎見諒否

答全致容

漢燮。丙戌二月二十三日

德義風韻欽仰者久矣茲蒙不鄙辱以先施尤見謙讓之盛出尋常萬萬易容頌感但愚昧寒劣少壯不力奄至衰敗蔑一善狀而猥煩諸君子筆舌勞攘者爲可愧耳書出後月已四五盈昫矣伏惟伊來履道體字一例衛重講服經禮勸獎後進樂意津津世外欣戚不足以動吾靈臺久大事功奚踰於是况當此天地蔑貞禽獸縱橫之際借一區乾淨之地韜晦培養用為異日陽復本根者天意實非偶然臨風引領不可言喻益鉉侍側頗愆長在待變若干尋數束閣已久未知他時何以對朋友也金雅聽言觀行通明

朴實可作橘頌不意胡安定教化復見於今日也第一宿做別甚覺缺然耳敬箴一本荷此惠及有以仰自治及人之大致矣敢不銘鑄臨行略草鹵莽甚矣

答朴子仲珍東○甲午二月二十八日

心乎愛矣何日忘之在凡常知舊尚可云爾矧於同庚同志愛我無射者乎即者士一入門二度惠輸出自袖中忙手開玩滿紙津津令人動盪不可涯涘儘知執事紅腐貫朽之積不向閑漫上寫出而偏及於老類無聞之漢者其事甚壯其意甚摯不知作如何辭令演如何道理奉副其萬一也謹審年來頽養體

節神佑康安大度一依玩繹舊學日就高明衛武遽
王不獨專美此何等誠力何等工程殆願學而難及
也益鉉風樹殘命拖到庚日自以爲無一善狀厚蒙
天餉大是恠事畢竟獲及神明一月之內期功而喪
忽爾當頭神散形瘁坐在人鬼關頭悲遑情私尚屬
歇后第一失乳釋孫索孃號泣衰敗之年抱持者當
添一重任不知末梢之又當何以出場苦憐苦憐復
院疏議以今物情萬難成事設令天意好還而準多
士之請當此民命倒懸之際又將何以措手發策有
一分好道理也請謚事真是數百年未遑之典士林

公議後承事體合有商量而目今西瀾倒極先王舊
章抑有一分保全者乎可歎可歎教原韻與齋記適
緣事撓趨未奉副然設令依樣將安用之非只不足
於覆瓿徒爲傷人笑嘲之資矣執事胡不爲我薦拙
期欲驅納於此境也仰呵仰呵講信事成敗無甚大
關其施設源委豈不是故人好意而末梢如許亦不
是異事萬望此等意下一切斷置勿以無益之端有
妨於衰境筋力千萬切仰俯饋是物也無名可安而
盛眷亦不可孤姑此入用冒沒極矣

答朴子仲 丁酉九月二十一日

寓軒集蒙此分惠卒業之前為先摩挲與感恍然若親登門屏而承聆多少也士一蹉過蒙養雖若可恨觀其寫字適勁屬字成句俱極嘉尚蔚然有亡友風度由是以往唯在自家之增闡心地勉牢脚跟不由他人勸沮今於分手之場只誦人心不豎則倒工夫不進則退十二字為勸勉之地應不以為歇后也

答朴道胤

海一〇丙戌二月二十三日

尊再從叔農窩丈人喪逝痛悼悲割如何可言嗚呼愛人利物樂善好義底本領田地今日何處得來非只德閭之不幸抑亦吾黨之無福而鄉鄰里閭之觀

感興起其將疇依第家有肖孫詩禮專一紹述志事綽有餘地知舊企望益非常人之比且夫大賢立言士林薦狀可以永久不朽則其與流俗之草叻木卒而無一可道者奚啻霄壤之相懸欽歎不可言俯教幽文誄章雖非其人言念事契曷敢辭為但愚拙索然不容猝乍了勘即宜從速奉副并前此所託伴呈矣益鉉省側頰復難保朝暮兼以憂故多端展眉無日只自悶念耳金魏二士一宿叙話所存所養極可敬服名下無虛士實真境語也南平卜軍便惠幅因沒息白想歸歿沉耳

答朴應瑞 在麟

老境無儔瞻仰非虛語也茲者夢外二少聯袂剥啄
雀羅之門慰倒欣釋已不可量重之以滿幅纏纏罔
非自情愛中出來多少說話可且置之竊想執事年
來經歷無非可怕可愕之境而乃毅然特立不憚不
撓極有古人之風千萬人吾往之勇愚於執事見之
苟無平日存養之力何以及此甚感甚感俯教金石
事此非尋常文字之比在尊門又極典重所宜十分
審慎遴選黎眉大手俾為永久之計可也顧乃未然
而誤及固陋者誠是妄舉也事面所迫走避不得塗

乙犯手茲以草呈幸須照管如何

答安順和 舜煥 ○戊戌正月二十三日

白首相望只切瞻仰不意賢胤踏趺遠顧其在平時
則男兒遊觀政非惡事此日何日亂中也竊發也飢
年也無往非戎嚴謹慎之地而有此過舉者竊以為
不思之甚也且夫闡先大事固是孝子慈孫所不容
已而至於屬筆之地全不審擇誤及無狀則非只一
髭不似便作別人之為可懼其貽累先德又當如何
好不知惡政為執事道也悚怍惶汗曷其已哉略依
來狀猥加點竄聊以塞勤教之萬一非欲其因為定

本而輕易入石也須與智翁更加商量進退未知如何

答金景振 甲子三月三日

光陰如水重翁禪祀已過感儀形之日遠慟斯文之將墜白首窮廬益切後死之悲而已不意珍重二幅闐然入眼拜審通來願養經體康安大度佳勝伏慰萬千不容云言益衰末之年獲戾神明上哭依仰之邱嫂下喪主饋之冢婦殯塋餘憊迄未回完悶憐悶憐重以日來被外感呻吟度了只麼起居未免倩手又增悚仄龍溪諸友別無顯頃從前紛紜漸次到極

保合無期孰謂門內之事如其倒懸也可歎可歎

答金景振 己亥十一月十五日

涯甬落落會合無階向風引領只切悽黯頃者兒輩還自床下畧述年來起居之安惠札荐辱拜荷益摯幼抱之慘雖屬過境子舍所慎係是關念人生百年憂樂乘除自有一定不可推移者有如此奚獨尊門為然惟曠然寬懷不以一物關我靈臺者庶或為老境頤養之得方也益少沒定力漸就頹闌日用百為都屬敗闕賴有二三穉孫學天地字在傍雀躍雖謂之知己友不是過語也俯教文字雖不入思人微言

淺無足取證執事者在所洞悉乃有此過重之命豈
不悚然當依本狀移騰就而奉稟耳丁君料外左顧
見其詩禮淵源志尚不草草令人起敬因其行略伸
近候

答梁仲景

華煥○癸巳九月十六日

細讀來諭嗣先裕後眷眷不息之意溢於言表于以
見故家遺韻百世不斬其於警發頽俗不啻萬斤之
重也何等健誦俯教與在朋友此箇應副非曰無之
而鹵莽見聞本非可擬且以後生眇末揣摩數百年
先輩故實而安有云云非只自家事體之未安其於

貽累先德而為孝子慈孫未究之歎則豈細故也哉
瑟縮不敢當顧以詢莛之感又不可全然無事茲搆
數行荒辭聊以奉副非曰文也只賤子之所感於尊
先者如是云耳

答金子元

敷○巳丑

客秋省齋見過略傳御者還自金剛時形止病蟄伎
倆自不勝蹶然起興既又兩幅珍函帶黑山錄暨山
暎樓二絕透得山山水水幾重關鎖而入在手中玩
繹三反便心廣神怡依然如海上逢迎時節且承年
來梳櫛師訓大篇了勘山水餘債即皓然斂迹於環

堵之窄而養靜發蒙尚友千古做得安樂窩中氣象者其脫灑磊落又豈拘儒俗士之所可彷彿其藩墻也哉健羨不容言俯教此與藏在中行之叙事狀文事體自別不廣詢於當時之大人巨筆用以爲十分無憾之地而顧欲使此漢重犯不韙之罪者豈非不患之甚也耶如曰不然則贈職及生卒年月從而錄示如何

答金子元 乙未九月三日

東徒驛騷係是劫運其所經過玉石俱傷如非吾兄之信義孚及爲其畏戢烏能如是其坦蕩無事也耶

衆流靡靡一柱亭亭不得不臨風誦道也書出多日伏詢大度更如何近日事想已入聆雖以輦轂近地真偽未辨疑信相參莫可方向要之討復二字係是目下大義而變出旬餘中外晏如旋旋若平康時節恠事恠事俯致數條依本定書鄙稿中行狀二字亦改以慕表而首末改正亦一例爲之俯諒如何但吾兄之借名此漢以累先美固是過舉且夫近年以來晚節大敗之論根於根處長書也題跋也偃然以距設自任者雖不滿一笑而義理無窮人見易差又安知非或言之亦有商量者在耶語出東曲雖曰成書

幸加三思無至後日是非不只為愛我無射竊恐一
毫有累於尊門盛德也

答金子元 丁酉十一月十一日

國讐未復 因封遂事臣民痛恨曷其已哉歸自哭
班金君入門珍絨伴之拜悉近令道候萬重單節均
衛何慰如之僕命數益疇同門先輩有一弘菴翁巋
然若靈光雖未源源私竊依仰今又已矣痛悼何言
惟柳汝聖之生還故國差慰朋友之懷而未稍救處
將未知如何出場尤覺悶然聖存以聲討某地自任
甚重而人言則四面沓至莫可措身亦一關心處也

奈何瀑布韻和呈膚淺可笑

答金子元 戊戌正月十六日

吾兄問字之開豁鄙吝何時不然而至其趣及於一
年初頭則誠是意慮所不到一倍眼青罔知攸謝每
讀來教滾滾纒纒極有傾瀉倒海底氣象又其體製
調格徃徃多不可句者是其積中溢外有足想像而
實恨鹵莽伎倆不能盡人意之萬一也東海說汪洋
浩大不可涯涘儘是吾兄平生所作中一部大篇至
如俯教云云則乃有如許範圍如許文章可為對手
者然後事不爾則涓滴而學滄海培塿而抗華崇只

見其氣竭力盡而斃耳顧何敢當但實情二字吾兄每聽若不聞而時加分外之任則將如之何未言成說與否當有仰覆早晚勿計切望安友文字謹依本狀略加塗乙不誠極矣幸更照管刑潤入役則此亦輔仁一事未知如何

答鄭伯彥

時林○壬辰十月八日

從士友間飽聞執事者德義之盛持守之正而有識韓御李之願者人矣迺猥蒙左顧留為一夜之款飲德實多尋又荐奉惠存用悉底蘊慰感何可言只二盃子之不敢於頑鈍無廉輩把美千里旅邸布衣措

大擗捱多日者極為可痛今則快臻蘓健寢膳依常未遠庸湖念俯教愚豈飾讓實以無麵不托難以犯手不敢為承命計又此一向退托極涉不敬妄有云云豈曰文也幸晒領覆詭如何蓋行年六十始聞謂我祖者落地呱呱稍可慰也餘切祝行李在途萬重

答鄭伯彥

乙未五月二十日

在相愛之地昇平時節尚足關心况霜冰積漸禍亂到極而若干衣裳容身無所升天八地赴湯蹈火既不可能則無論彼此只苟存規息為十分可恥而恨不得與意中知舊一場對榻吐出心肝茲奉德音俱

審間來尊體萬重存養益厚清虛日來盈門樞衣並
皆整暇帶得疇昔樣子於是益驗執事以禮導率開
發良心隄防逸志之盛大功業出尋常萬萬雖東西
千百輩不得以掩翳蟬螻臨風健羨不能已已教禮
笏小引託名卷末非不知賤分光華而奈素不知禮
何遷就迄今非敢簡也誠不欲以瘠淺陋說空累大
方家懿文之地也

答鄭伯彥

丁酉六月二十六日

昨歲惠翰感佩沒量而地左人稀未即修覆人勤我
懶悚兢何喻比來蒸炎謹詢味道起居一例崇護引

進後學扶植頹俗政知其天意所存引領瞻仰竊不
勝攜手同歸之思也當此喪亂痛哭二字尚屬歇后
都不若溘然之爲無事細讀來書言簡意深信筆滾
滾無非藹然惻怛中出來仁人君子不忍翹然於世
者有如是矣欽頌何已益一身伎倆都是衰疾二字
真不學之驗也何足爲執事道也安友諸節並爲康
迪餘外僉益俱得清勝否這這馳仰茲逢的遞略陳
衷曲惟祝益加衛重以幸士林

答鄭伯彥

戊戌二月二十七日

天涯相望瞻仰政勤除承惠存審間來味道體字神

休開心授徒信從日衆可與共學而適道者凡有幾個俊彥誘掖漸摩的有節序安知他日稽古愛民蔚然一隊人不盡出於安定之門也至若擄謙之盛在僕與執事處地安庸邊幅爲忒承知杖屐歷徧勝境氣象浩然山澤宣苑蓼芩不如者其是之謂歟鄙先遺蹟蒙此教及雖若小事如非敬人祖考同已祖考之盛念何以及此感刻不可言真像之妥安佛地雖屬欠敬當此時也似不害爲權宜一道江城君之衣被東土功不讓周家后稷而言其子孫受報則不食者多無乃文氏復振之苗脉也耶

答宋致承

鎮鳳○丁酉九月二十九日

賦別幾何俯仰高厚慨前輩之日遠痛時變之罔極長年壹鬱殆不定情茲於杜門中珍重訊函颺風而墜發緘疾讀爛其盈幅多少慰感不啻如渴得飲謹審年來尊體動靜神休增歎日夕乾惕存養完厚百手狂鬧不能搖奪歲寒之操反招之章自不禁朗然一誦而致攜手同歸之願也益直一無聞底壤蟲耳何足言只當茲大亂不能出謀發計報效涓埃者揆以臣分死有餘罪而苟全溝壑自同平人曷可謂有廉耻者耶可憎可憎魏全四少年分外左顧悚感交

摯見其威儀之盛抱負之深可賦楮頌人傑地靈儘
不誣矣使其充闡志業發揮孔張則斯文之賴不墜
地者斷當歸重於南方而有餘矣是豈非高明首倡
之力也耶甚感甚感

答梁乃範

致模○癸巳九月十七日

尹友叩門示以一封函書披玩三復係是古道欽祗
起敬竊嘗百朋之錫也因聞其與為兄弟之事由及
多少裏許尤以為詳所謂書不盡意者有如是矣胤
友課程見讀何書道在日用甚近且切事在目前尤
之甚易幸過庭之暇頻加照察勿使間斷則吾一身

性情便是無上師友不須務外循名如治病藥種之
朮於普濟局也未知如何書后日當謹詢尊候動止
更若何僕實空空一廢人耳荷此垂存切無一語奉
塞至意者為可愧耳

答金聖奎

榮蒞○戊戌八月十一日

垂老杜門去松下塵不遠茲蒙執事辱以德音拜受
三反如獲拱璧只屬意命辭十分過情決非陋拙所
可堪任則殆悚先於感不容云言謹審間來靜體起
居一例康安大小喪慘雖屬過境聞來驚愕不能自
已益喫年七十憂患疾苦未嘗不閱歷頗多而今年

所經自春至今無一日一刻能安意殮眠底暇隙自
顧平生愆尤多矣天惡神猜無恠其然奈何奈何前
此文字敢以鹵莽猥犯不韙豈云有補於先徽之萬
一而乃有此印可之教尤切兢惕令流千里脩程蒙
此再顧感佩難量朋友責善豈不是好題目而奈力
不逮何無限好師友立立於黃卷中疇病者特不取
與不力耳幸於過庭之餘申申提撕則是乃所謂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庶可諒下

答金籍祚

會○丙申七月十六日

東擾雖屬過境聞於往來間係是幾百年始有之劫

運化離棲屑百端困厄已不可言百尺竿頭資斧得
失又當如何切用浩歎耳近日工程想應純熟鍛鍊
程子所云老而好學尤可愛及若要熟也須從這裏
過者實為座下準備語也益衰年貞疾殆不可支吾
七旬光陰死亦何恨只以為人無狀不能效臣死之
義者為可愧耳

答盧都正

在奎○巳亥

杜戶病蟄不足有無獲蒙執事侈以德音即無論私
分踰濫之如何不意古人忠厚之風復見於今日也
蹶然起敬有同冷灰更燃枯株發榮不知做何樣話

頭奉謝眷意之萬一也亢旱此甚公私俱悶晦翁所謂但願殘年飽喫飯者似不容易未知天意之如何究竟而區區漆憂自難弭却遙想執事亦同此懷也聾巖記實作家非一固不容露拙架疊而令胤見屬迥出格外雖不能趨副局敢忘置第當早晚仰塵俯諒如何

答吳重涵

維涿○辛丑三月二十日

丹葩繁陰日就可愛天地生意若是懇摯而奈人事之無變動何長歌太息尚屬歇后塊居幽默只切於邑際茲珍緘入手讀之津津不能釋手信乎仁言之

感人者有如是矣拜審味經靜體神休增恣玩理存養昔非不足而隱隱有到老呆篤之意恨未克翼然致身於懿文之末而參領其餘波也蘆翁墓文僕豈萬萬其人乎乃松沙不能詳審於先事之初而致使賤漢猥犯不韙之罪者終是兢凜似當從長改圖不可以遂事而因襲也未知如何

答吳正中

元圭○辛丑十月

病淹杜門無足備數茲蒙尊慈拔例致訊屬意懇摯今人古道得之若驚殆不知作甚話頭仰副其厚眷萬一也俯教殆同問日矜瞽或者有披霧覩天時節

庶幾其能而奈崦嵫景迫何只切汗顏耳先集弁文
作家巨筆後前林立指不勝屈而枉笑及此非只賤
分之所不堪當亦恐傍觀竊笑執事之沒商量耳幸
即改圖毋或貽累於先輩千萬幸萬已以此意布及
於後石庶可俯恕

答李士洪

文泚○辛卯三月十三日

不佞見聞孤寡凡前言徃行未克領略其萬一乃者
得尊先祖行錄一通與金侍郎跋文而讀之則尤以
見前輩高風動盪百世而其欲執鞭之願奚間於年
代之久遠哉但尊門不量不佞之空疎猥以記述之

役有所云云則殆欲反走却顧不敢濡毫而千里勤
教未敢終孤且賤予之因此託名與有榮焉率爾犯
手以後可否之命矣承此來示反加推獎還覺汗顏
幸須廣詢博議隨加刪潤不使貽累先範千萬至望

答李東賢

賢錦

白首荆園始亨終蹇此在執事性分上雖無損益揆
以平日準擬決不欲若是徘徊顧戀能無所憾於中
耶聖人於不得已處說出命之一字而使後人依倣
遵古者其旨深矣無說可寬猥貢陳腐想發一哂也

答金正三

台漢○甲午三月三日

容秋顧存曷敢忘諸歲改春暮瞻誦尤非虛語也茲
拜辱札謹審間來尊體萬衛佔畢家計不懈益勤是
其風力之壯攻學之篤可使昏蟄如愚陋者足以愧
死矣豈不健誦雲潭靈筵已撤安做之慟彼此同情
惟各自振發不負平日眷意是目下急務而如愚衰
敗真老牛之鞭何足數也益入此年家禍未艾奄遭
期功兩喪震剝餘衷尚未妥帖不學而衰又是例證
絕無可向人道者可憐奈何

答文善一

載轍○甲午二月二十九日

場屋之諭雖是過謙古聖人修齊治平亦自文字中

出來况功令著作待需於王國書判府檄贊治於官
府者由此其選則又曷可少之而置諸笮籬之地也
特任事者未知操縱變通之術而致末流之不可收
拾耳然變時文爲經學但聞其言未見其人今幸親
見於執事其反求之勇自強之道求諸古人殆罕其
儔豈不誠萬萬欽敬處乎益鉉年至無聞只一壤蟲
不遠何是有無於世而每被好不知惡者吹噓欺却
許多人誠甚愧汗耳

答金士衍

永來○戊戌二月二十七日

竊聞御者就山間僻靜處結茅爲廬土銜薪燭木食

澗飲一心如水四塵不到依然有遺世長往底意想
未論其平日工程深淺之如何只此一事可見其亭
亭物外人所難及之大畧恨老矣無力未克褰裳攜
手同其逍遙於水聲山色之間也先誌文字事出難
愬聊以見志而未必其斷斷入用何足言

答金敬煥

潤珍○丁酉三月五日

疇昔逢迎忽不究言言不盡意追思如怒殊難為懷
料表獲拜手命千里真一席也如非記存之出尋常
萬萬何以及此謹審問者尊候動止茂膺萬祉玩繹
存養不懈益勤臨風健誦俯教云云當初構思非不

知合有數轉銘語而先輩已例亦有傍照而可據者
故斷然自信而不以為疑茲承示諭還切悚忸謹以
蕪辭補綴仰副入用與否惟在裁處之如何至若有
不可攷四字雖似泛忽實與尾端結辭相應又不容
改易耳第僕於此等文字本非其長而其敬人祖考
同已祖先之一副誠心自謂不讓於人曷嘗有毫髮
差殊故犯不韙之罪哉想應諒悉耳益年迫業榆百
體受病惺惺無日符到即行理固然也奈何

答黃永淑

東○丁酉六月二十六日

頃者兒還惠賜德音重之以先集一部回顧平生無

堪向人道者惟護寡樣子講服先輩風韻於將死之前者為可幸耳但人家於祖先後事若大若小何莫非當然急務而惟繼述其心法積累其德業光輝昭融無幽不達此其重且大者也亦不可不念荷相與之厚僭易及焉庶或俯諒

答許翊震

赫○辛丑八月七日

益鉉苟全餘喘仰而愧天俯而作人未敢望納交於當世後彥茲蒙執事先施金玉雖甚愚陋寧不知感至若命之以不堪當之役則又如責警聾以丹青鼓鍾雖欲自盡其誠奈鹵莽伎倆何非惟賤分之難安

竊恐傷人有以議執事之淺濶也遠地勤教不容默然塗乙成草幸別求作家大手使鄭重先徽不至歸於點昧之地千萬

答權聖岡

鳳懸○丁酉八月十九日

竊惟士當今日不患不辰患吾所以應於時者顧無一半分稱其職耳迺執事以孤危蹤迹置身於利害禍福之外正色昌言使垂髮戴白之類咸知倫理之不可不講利欲之不可不祛而少延一線之陽脉者豈曰少也哉彼區區以成敗利鈍騰理口舌者真春秋蟪蛄之見也更何足云滄雨三朔秋氣亦不甚佳

伏惟返稅後尊體動靜對序清穆山益密水益深洗
耳人間萬緣都消反招之操不得不為執事誦之也
益不學便衰理所固然只秉彛素性消磨不得所以
耿耿不能已也慎友分外傾蓋愷悌慰偉信其為法
家拂士也臨別懷惡豈但以過從之私而已哉

答閔金山

東嶽○庚子十月三十日

歲色垂暮翹誦政切即拜惠翰謹悉伊來篆體起居
對序萬重子舍近節亦奏佳勝極庸慰感俯饋四種
在山間老農大是後濫矧靈根一欸極涉難安夫天
下之病者多矣執事其以一邑之力可這這救活也

耶只切悚兢病生當寒龜蟄奄然一木偶樣子無足
仰頌眷下草沒大故是為新接滋味也耶

答鄭允文

在槽○辛丑二月二日

識荆未幾旋即奉別中心茹悵至今若吞鉤焉李友
委訪獲拜珍函謹審頃駕穩稅近候康重區區慰荷
實愜願聞尊先文字難孤盛意妄有云云何足為百
世不朽之備耶今承抵家督書差誤踈略果如所教
謹為釐正更書以呈幸望細加商量期無疵類如何
寄惠詩章調格非不甚高而但推獎愚陋大不著題
非但有愧於微分亦恐為累於執事須改以他語是

企蓋繫伏歘歘無足奉道方丈之遊今不可必如或
踐約攜手同歸者捨執事而誰也適撓不備

答鄭允文

癸卯八月二十九日

不佞雖甚膚淺備具彞性於文獻先生蓋嘗慕其道
尊其義得以周旋於俎豆影響之地者未始不平坐
準擬而柔海餘喘無計振刷天借其便獲遂願言又
得與脚下諸君子從容作數日款者歷數過境得未
曾有歸棲蓬草一心馳仰曷有其已歲屆秋暮只有
甫田之思茲於料表獲奉惠翰慰倒欣釋罔以爲喻
從審棣床湛樂氣宇萬重大度依昨多小悞活不啻
若狂寒而濯清也益還家未幾又作故土之行經歲
涉春始得言旋而蒲柳殘質日事呻吟夏秋家計專
在苦海世界中尚未見平穩景色良覺悶然耳

答許敬能

駿○壬寅七月二十二日

雨水江山如無執事者拔例迎接而致綢繆眷戀之
力顧此老境顛沛將無所不至矣迄今慰感倘復如
何令胤帶書垂存尤切感佩矧於其來靜體對序衛
護者乎前者奉諾緣於忽撓未免延撓旋庸悚仄當
於歸棲後有工拙間息白諒之如何此生更展雖未
可料轉遞往來庶不寂寞以是爲幸

答趙舜九補韻○丙午正月十五日

稠中分群逆旅也歲末也未知御者一行之作如何
始終心焉如怒莫省所喻李君叩門珍緘入手細悉
其間進止節次餞迓凡百及返稅後動止之萬衛多
少紆糾殆同見晁曰消也吾黨不幸沃川山丈奄棄
後生世道之扶持士類之幌幪謹復其人痛悼非比
尋常艾山向松沙所回期似當差緩而無言彼此萬
計渙散一不入量奈何奈何

答魏瑞圭確植○戊戌十一月二十五日

涯甬相望徒切甫田際拜珍緘謹審靜候動止神衛

愷悌且夫賢胤親近有道前頭長進不可涯淡前哲
所云人間萬事莫如有好子孫者令人可賀也益年
內經歷患難同事今雖少安而只廢神精搖蕩無餘
健忘眩暈百惡俱備專沒陽界意思可憐而已

答鄭仁汝元永○戊戌五月

平陂數百里觸炎往返何等勞攘而休憊餘體字起
居一例康適庇下大度並享佳勝極庸慰滿益兒病
尚在人鬼關只得一任天命決非人為所可安排奈
何顧此伎倆點檢平昔無一善狀腦中所養只是塵
土草木掩翳氛濁不知不覺轉迫榆景撫躬慙忤有

死後集
覲對人俯教憂道云云豈戲之云耶非只賤分之所
難安竊恐傍人有以議座下之淺深也夫子集羣聖
而大成者則夷惠清和雖一偏之聖而亦在所學中
奚啻歎服而已上蔡史學雖曰難及而比之聖學全
體則自不無偏全輕重之別云爾何可以玩物喪志
者作貶薄之意耶鼎神二字實吾輩茶飯物事其不
動情隕穫而坦蕩若無事者幾人雖然平生讀書政
為今日受用云者不得不各自勉勵也只切呵呵

答鄭仁汝

戊戌七月

堂扁始終蒙此教及亦豈無一言架疊用孤盛意蓋

弘毅二字十分任重猝難擔亦惟愚之一字亦有淵
源如亞聖之不違如愚尚矣勿言百里奚愚虞而智
秦寧武子以邦有無道為智愚是二子者其智其愚
雖未知一一盡合於大中至正之道而俱在聖人所
取則又曷可少之哉見令一天之內四海之廣無往
非坑塹溝壑除辦一死字外寧簾離塞克究觀聖賢
之成法牢守先王之法言法眼而矢不負心自傷人
觀之豈非愚之又愚者耶

答金孔範

晉啟

戊戌十一月二十五日

魏君之來奉讀惠存荷意勤厚感誦何已倏爾陽復

竊惟抱經窮節意想清適值此板蕩隨事照管大加
扶持深有望於高明也益當此老頹未嘗無多少悔
悟而實心未究邪思不除忽忽過了六十年光陰有
時點檢餘日幾何將如斯而止耳幸高明規為前車
日有慥慥推其所得而施及老朽則受賜多矣自餘
時事朝不慮夕未知明年交象又當作如何樣也

答許聖瑞 龜○庚子十月二十六日

來海殘生重以老病不敢望納文在并世之君子希
需麗澤之天光久矣不謂執事誤憑途傳意或有一
長可取而垂之德音致意甚摯謙光感德雖極可感

心焉兢惕莫省所措况金石文字當世自有作家決
非夫人所可率爾承膺者乎千里勤命不容泯然填
名強副幸加三思即為改圖如何

答魚紀卿 九續○乙巳四月四日

間因士友來徃飽聞聲華者久矣卞妙之來荷此先
施端牘存撫胞篤自顧陋拙何以得此於高明哉且
感且悚無以容喻仍審經體萬裕仰慰叶祝但令子
婦慘制是何說也不勝驚愕益以狂妄無似之物既
誠淺不能回天又乏范六丈見畏虜中之義所遭困
極滄浪自取復誰怨尤惟平生歸而病日益加自憐

而已衛武抑戎大易勞謙何敢當也惶縮卽欲循墻
走耳盍齋諱淑生卽鄙之傍親而已卯名賢也事業
名節蔚有可述而但遺文無多子孫居於畿輔者又
甚微弱此爲可恨也貴邊所藏序文幸一謄示如何
俯詢服制恐在當者意向之如何何敢從違於其間
乎第一義諦似莫如斷出入不出門外而亦豈夫夫
之可行者耶商量處之甚好耳

答梁顯昊

柱七〇 癸卯九月三日

過境團圓乃是求不可得者而入海滾滾言不盡意
旋卽賦別以我之懸懸知座下之亦眷眷於愚也卽

茲賢胤左顧珍函入手謹審間來尊候動止一例鄭
重色取行違等字雖屬自謙之過而兼厲抖擻之勤
自不可誣矣欽仰何旣先表倉卒應副不省爲何語
今茲重檢合有商量處茲數十字改本以呈至若旌
記一欸係是敷陳實蹟而掛人耳目者發揮揄揚宜
極其至而奈筆力枯澁無一可道何望須恕諒僕病
與年謀日就漸索無可奉塵惟祝因時加重

答鄭慶瑞

奎采〇 壬寅七月二十日

頃於橫川席上獲承起居之安尊札藉辱拜荷益摯
而顧甚撓撓尚闕復儀倘不以簡易致訝否居爾秋

生伏惟攝養體候不以暑潦而有愆仰溯憧憧益東
西奔忙雖免大故美顧裏面放浪極矣徒切自訟而
一出門庭唇舌踵至亦是常事謂之奈何今於臨歸
之場不得不有仰懇於執事者影堂初建雖是千載
難值之會而若其教引後進克終厥後以士論物情
恐無出執事右者望須隨事指導無或貽累於先賢
得謗於輿論千萬幸甚此等說話安特知照猥此敷
陳庶不為僭汰而外之也令抱告歸數字胡草

答禹聖瑞

成進○辛丑八月八日

不佞自蚤歲竊嘗景行於祭酒先生遺風思欲與脚

下雲仍會同翰誠未嘗非一段願言而南北涯角未
由也已天誘迷衷浪迹東指猥登尊局三宿承誨蓋
其忠厚謙讓之德樂善好義之風當求之卷中而非
小人凡夫所可彷彿其藩墻也心焉悅服感發多矣
雖屬久遠曷敢忘諸茲於料表伏奉惠存滿紙津津
胸懷爽朗殆若飢寒而灑清矧於是辰靜候動止燕
申怡適大度佳勝閱理彌熟存養完厚有以爲視履
考祥之地者隱然有老而愈篤之意誠不勝欽誦萬
萬忠孝之教令人汗顏只麼人事舉世皆能有何重
輕而吹噓至此愛不知惡想是執事之一蔽也幸時

加警責俾免無狀之歸則受賜多矣

答卞士膺 致勇 ○ 辛丑五月三日

杜門歛迹與死為鄰伏蒙尊慈垂以金玉拜摯三復有以見衛武邁壬年彌高而德益邵禮愈恭而心愈下此在古來宿德尚不可容易堪著况如愚陋寒劣無足備數者乎感悚交并無以為喻書后日月已經三載伏惟靜攝體節神佑康泰講明持守到老采薦當為士林間表準不勝欽仰益年來伎倆漸致可憎朝之所為夕已遺忘隅坐童子或失其名似此形止只得待盡而已復何言告

答慎聖律 炳雲 聖三 炳烈 ○ 辛丑五月二日

聲徽久矣戀湖德儀能不依依料外伏奉先施滿幅津津屬意鄭重自顧伎倆無一可向人言者惟茲撞著庶可誇張感與悚并莫省攸措教意何敢退托而無文蹇拙遠近知舊已所洞悉而不可掩者竊想執事誤憑途傳而有此過舉自欺欺人咎實在我歎何及矣遠地勤念防遮無路強犯手勢極知僭踰幸加晒領束之巾行千萬千萬

答沈致序 德基 ○ 壬寅八月二十九日

苟無伽倻之役其與執事父子兄弟幾乎作隔世久

事由是言之人不可不久規長存經歷絕許多慮
不到也歸臥蓬蒿懸仰滔滔即拜珍札謹審間來侍
養水菽對序康迪棣床湛歡三樂居一事之全完奚
踰於是健誦不可言益餘憊難振尚在園囿中崦嵫
景色無恠其然而一心不死尚茲夢魂有或往來於
水聲山色之中可笑其感之甚也

答河致見

啓龍○壬寅七月二十七日

愚於嶺右淵藪願得諸家操行之君子者久矣今於
是役也得高明於書翰得令胤再從昆季於面討其
言行質實似無愧於古人庶可謂不負宿願而其法

家淵源之所自來不可誣矣尊先祖習靜士農兩公
文字實非淺陋之可輕易犯手而高明勤託不可
終孤故妄加筆削奈無揄揚之實何竊為高明計之
更北國內山斗巨筆以遂闡先之誠似合事理矣

答李致洪

淳範○丁酉九月十八日

曾是不意伏蒙先施揆分僭猥悚感不勝言只兩爰
之中被竊發千里客地艱危萬端為主人者其安於
心乎益切由我之歎而已前此先銘舉爾犯手追後
思量愧汗已極今又申之以不堪當者殆一倍兢惶
莫省所措豈以專門為先敬謹臨事慎密之傳來家

規有此一失二失之舉乎竊不勝滋惑萬萬耳謹詢
書後靜候動止連膺鄭重山益高水益深塵外事絕
不到耳邊其在願養情性玩樂墳典之地自不無長
長底消息爲之歆豔斷欲秉牌一晉叩承緒餘而不
可得矣恨如之何益鉉少而不力老大無聞只天地
間一棄物耳何足言

答魏致周

啓洋○辛丑九月二十八日

粗暴之致尤見克勤小物之一段也旣知爲如此是
病則不如此是藥而又從之謀及於老顏無聞之人
詢堯釋狂雖云古道非禮過恭亦所當慎况執事年

過知命工專淵水雖欲使龐豪手段自然心不應而
氣不從不至如來教云云則愚更將何說以爲床上
之床屋下之屋耶好呵益喫暑餘症尙此未完腹疾
也臂痛也百敗侵尋難可支吾夜朝常理謂之奈何

答閔仲七

斗植○丙午正月八日

僕曾無朝聞只待夕死之碌碌伎倆耳猥荷執事誤
憑途傳或以有愚者一得而降屈先施欲以置諸蓬
麻之列則雖在病頽之中自不勝蹶然而起謂古人
忠厚之風於斯可見而耒始無執鞭之顧也至若過
禮之恭格外之獎適足爲執事之不知也幸刊落浮

文胥訓胥告從以爲視履考祥之斷案結梢者得非
老境相信之道耶二字稱謂大是不可萬望收還

答崔堯汝

衡峻○甲辰三月五日

聖慈禮陟因封奄過未死殘喘只切罔極地隔千里
相信者在固不以面不面爲親疎之別而只彼此白
首餘生無多重以時象板蕩四顧靡騁則窮廬殘子
自不勝風雨鷄鳴之懷也料外鳳韶宗人惠然遠存
荐承華翰就審年來靜養啓處對序康寧膝下喪慘
雖屬過境曷勝驚愕此亦近來運氣所關非只專門
爲然乃吾徒滅裂之厄運異類陸梁之機會謂之奈

何示道德忠義四字絕非賤分之所堪恐不免執事
一言之累也幸加檢改無貽傍人之譏笑千萬千萬
記下學不成而耄先及日用事爲大忌小遺恨少壯
喫費好箇光陰也

答鄭暉卿

萬欽○戊戌正月七日

鶴南丈不佞畏友也氣節之磊落言議之慷慨更有
幾人座下自少薰染其有得於言語動止之外者想
不淺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政實際語也遠遊之計
丈夫行止孰能左右而八旬侍下輕易涉險恐非穩
當且夫蹄迹山河有何開眼而徒取困苦於意慮之

不及也耶竊為座下不願惟杜門獨善不害為小貞
之吉未知如何遠地問聞閑漫寒暄並置之略此伸
東庶或俯恕而參量也

答金景三

狂璉○戊戌二月二十五日

流寓顛沛之餘又當錫原之痛艱險辛楚殆不可說
豈天之降善人必先使之困窮拂鬱動心忍性自古
已然者耶令胤千里再顧其意甚感而徒喫辛苦無
一分相資之道者為可恨臺韻從何聞聞而存此全
玉竊山泉石一倍生光也

答崔士弘

鍾淑○乙丑十一月十五日

向蒙賁趾何感如之沉淹病席話不盡情餘悵在心
不容名言即奉崇牘審返旆後尊體一衛單節佳適
慰百常情記未依舊泐恐無足仰煩只民國顛覆措
躬無地而奔赴之義趁未遂計雖病然矣而道理則
蔑如悶燥奈何令胤三餘之課一刻可惜時擾所牽
物情波動未克安意有此徑還念其近境不容捉執
徒切浩歎耳

答朴翰中

彥東○癸卯十月六日

猥蒙記戀垂以德音滿紙津津令人忘倦至其獎借
吹噓太不稱停顏幾發赫殊非執事愛人以德之盛

也草廬丈懷珍不售沒身堪巖深庸歎惜顧滄乘餘
悸兼以懶廢清綿一哭亦且闕焉撫念平日辜負多
矣其脚下子孫承述無替足以克家否道謙若在當
茲搶攘必其有多少意思不遂為寂寞之歸而九原
難作只切冲悵

答朴景燦

奎鉉○丁亥閏月二十日

尊門不幸相免之親罹此重疊喪變堂內私情不暇
仰恤天意神理偏降罪戾於種德作善之人而不得
使管下宗族及士友等卒受其患者誠亦難諱耳以
僕情理固當匍匐不暇若又不遂則兒子替行甚合

面勢而數朔以還省側欠寧無日不在待變中因仍
踟躕未克生意臨楮冲悵曷容言喻荷此專報尤切
愧汗

答尹士弼

相彙○己亥六月二十八日

令胤反旆後凡百亦得清勝否千里枉訊何等厚眷
而緣我空踈實來虛往自覺顏駢而懸戀之私靡日
可弛僕依帶宿樣每值暑節胃症闖發却食委頓生
意消沮悶憐何言三伏不熱秋事豐歉固難懸度而
以今所見未必大有窮藪人情殊切關心

答文洛瑞

範煥○癸巳九月六日

來諭多少可見座下鞭辟近裏之功過出入一等由
是以往其積累充盈將日就高明決非間漫人所可
彷彿其藩籬矣甚善甚善惜乎老病垂死無以助下
風也貴宗信宿叙懷益聞其所不聞尤以見古家淵
源遺澤不沫可警頽俗之一端也幸及此閒暇一刻
光陰惜如拱璧俾於異日卓然有立則子子吾黨亦
豈不與有榮焉乎千萬勉旃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八

